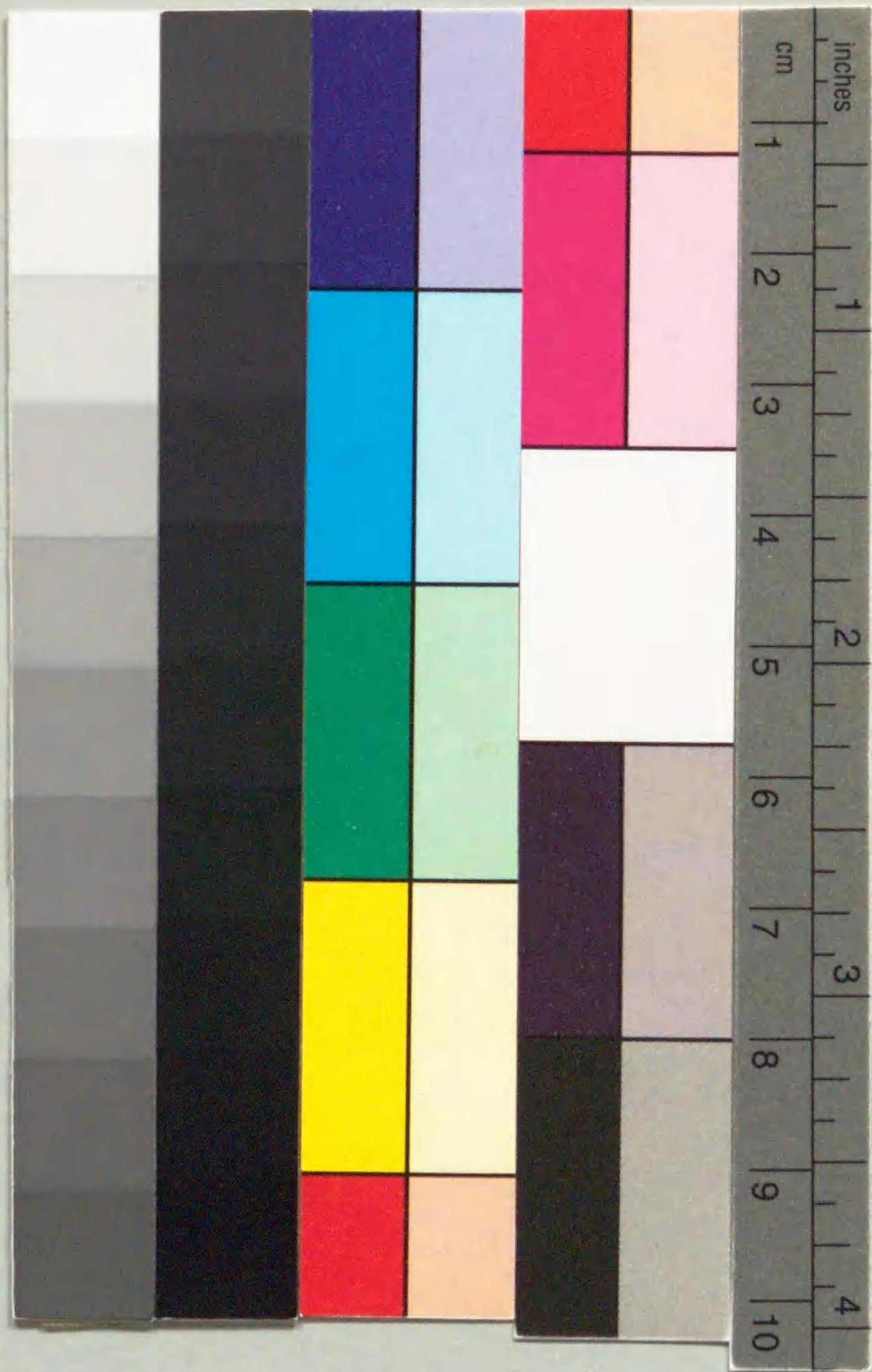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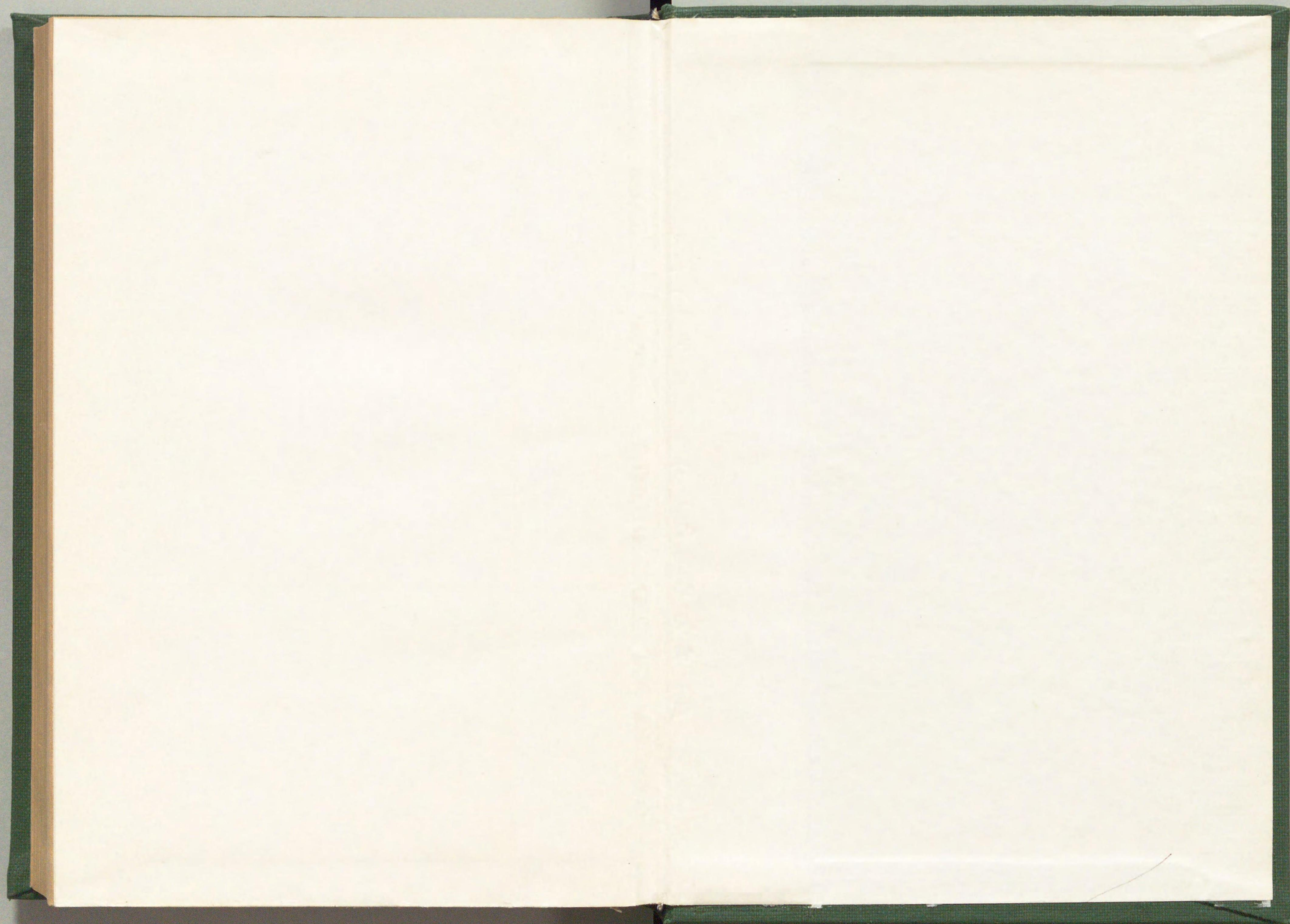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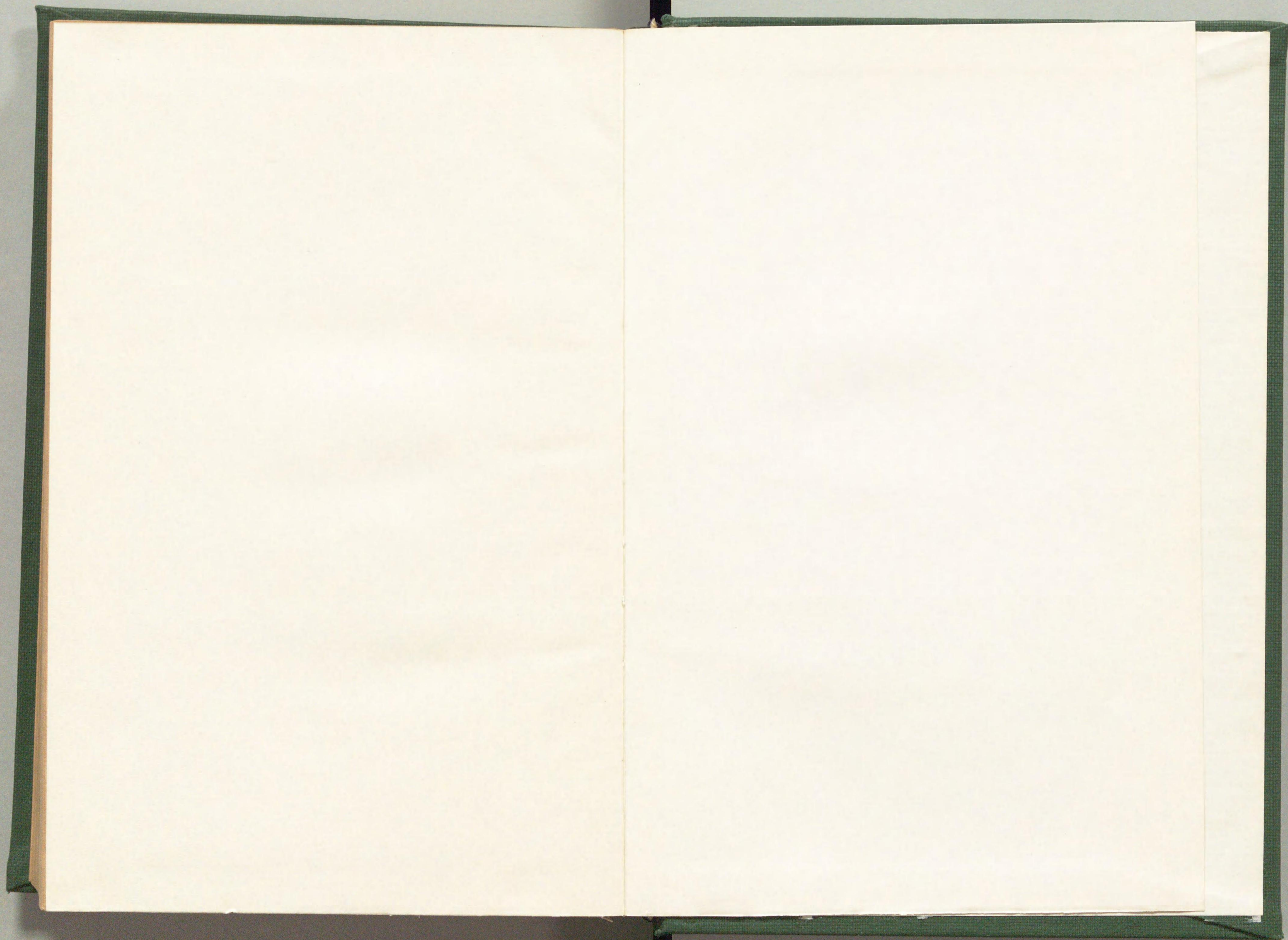
210.08
Si571
K (1901)



00337466







IB-7

210.08 S_h 571 K (1901)

改定史籍集覽第二十冊目錄 新加書

新加通記類 第三

第十三 異稱日本傳

改定史籍集覽第二十冊目錄



337466

異稱日本傳序

粵若稽、大日本國者、神靈所扶、自開闢、神聖出、而崇尙其道、神明其位、拓土貽統、傑於百派千流、朝宗之中、中華以爲禮義之國、質直有雅風、吳敗姬氏來奔、秦暴徐福逃入、至若、任那斯盧屈膝、魯侯赤帝之後、莫不依歸、此豈得非神道文明、有仁民愛物之政哉、然質文衰盛、不能無殊、故異邦之書、隨時志、我方宜美惡、居多、昔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往々引以備參考、余亦竊比、以三餘之暇、常閱載籍、其間得我遺事、則集錄之、而諸書之所述、是非混淆、虛實紛糅、不知而作者有之、豈可盡信乎、當主我國記、徵之、而論辨取舍則可也、於是、不自揆、加今按、釋、同異、正嫌疑、有餘義、則必兼注之、分爲上中下三卷、上卷集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五季宋元書、中卷集明書、下卷集斯盧書、名曰異稱日本傳、異稱者、取諸異邦之人稱之之語也、考索不該洽、未心集成、惟爲同志艱於考據、不能正妄謬者、述之而已矣、

元祿戊辰九月己亥

西峰散人自序

異稱日本傳卷上一引用書目

山海經今按中引釋日本紀、并纂疏、論語、尚書、本朝文粹、
 後漢書今按中引舊事本紀、日本書紀、萬葉集、古語拾遺、蕉堅齋、熊野記等、
 魏志今按中引延喜式、類聚三代格、
 晉書今按中引新撰姓氏錄、政事要畧、維摩會緣起、史記、蕉了子抄、惠命院僧正記、神皇正統記、
 宋書
 南史
 梁書
 述異記今按中引神異經、
 隋書
 卷上二引用書目
 舊唐書今按中引淮海集、
 杜佑通典
 唐詩鼓吹今按中引懷風藻、元亨釋書、唐決集等、
 李太白詩今按中引古今和歌集、
 白氏長慶集後序今按中引江談抄、金澤文庫文集、江吏部集、詠歌大概、
 禪月集

史記
 論衡
 吳志今按中引風土記、源氏物語等、
 續博物志
 南齊書
 北史今按中引公式、令、三代實錄、
 文選
 玉篇今按中引續日本紀、東征傳、日本後紀、神鏡、
 新唐書抄、東海一瀛集、空海廣傳、性靈集、朝野群載、續日本後紀、類聚國史、令集解等、
 曲江集
 周禮註疏今按中引儀式白虎通、諸神記、度會延佳問答、
 酉陽雜俎今按中引西域記、
 杜子美詩
 法苑珠林
 義楚六帖

文獻通考

宋史今按中引王年代記、拾芥抄、萬葉集、鎮座本記、度會荒木田系圖、兵範記、宇佐記、公卿補任、古事記傳曆、釋家官班記、菅家文章、菅家傳、百練抄、無題詩集、小右記、瑞像記、東齋隨筆、兼好法師記、
 文獻通考
 雲笈七籤

卷上三引用書目

太平御覽
 文苑英華今按中引三體詩、字彙、禮記、靈應記、六家抄註、秘笈新書、
 歐陽全集今按中引司馬溫公集、
 書言故事
 中華古今註
 菊譜日本賞白菊事在此條、
 僧史略
 教行錄
 宋高僧傳
 普燈錄今按中引五燈會元、
 元史今按中引帝王編年、藤原經長記等、
 薩天錫雜詩今按中引菅家後帥、
 圖繪寶鑑今按中引著聞集、中陶藁等、
 韻府羣玉

太平廣記今按中引那智三卷書、高名錄、神海、空俊陸、
 皇朝類苑今按中引源平盛衰記、桂林遺芳鈔、道長公記、夜鶴庭訓抄、歷朝故事、
 玉海
 米元章書史
 鼠璞
 鶴林玉露
 釋氏資鑑今按中引善隣國寶記、
 釋門正統
 傳燈錄今按中引神社考、
 佛祖統記今按中引日本靈異記、
 居家必用事類
 書史會要并補遺今按中引藤中抄、
 瀛奎律髓
 事文類聚今按中引集事淵海、

卷中一引用書目

皇明資治通紀今按中引康富記、翰林葫蘆集

皇明實紀

明政統宗

卷中二引用書目

兩朝平攘錄今按中引東鑑、續古事談等、

卷中三引用書目

高皇帝御製文集

大明一統志今按中引新猿樂記、

蘿山集今按中引延久官符、尾張國風土記、

大明會典

紀効新書

續說郛

唐詩訓解

月令廣義

劉氏鴻書今按中引寶基本紀、閱耕餘錄、

萬姓統譜

瑯琊代醉編

三才圖會今按中引九曆西宮記、

五燈會元續略今按中引夢窓年譜、天龍寺紀年考、

續釋鑑稽古略

夢觀集

適情錄

玉煙堂今按中引體源抄、

醫學綱目今按中引釋氏要覽、證治準繩、

文房器具箋

本艸綱目

五雜俎(廻カ)

潛確類書

卷中四引用書目

閩書

卷中五引用書目

圖書編今按中引九州軍記等、

卷中六引用書目

武備志今按中引真言傳、皇字沙汰文等、

卷中七引用書目

續文章正宗今按中引綱鑑、性理大全、

大學衍義補

五倫書

皇明世法錄今按中引袋中法師記、南浦文集等、

遵生八牋

唐詩歸

唐類函

音韻字海

儷語編類

卷中八引用書目

續資治通鑑綱目今按中引神祇本源、

聽雨紀談

不求人

普陀山志今按中引道元禪師傳、

事林廣記

明詩選

博物彙

大明一統賦

弇州稿選

蒼霞草

獻徵錄

登壇必究 有愛宕山事今按中引
京華集、麗氣記、台記等

卷下一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今按中引元元集、異國
號加羅事在此卷

卷下二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今按中引仁智要錄等

卷下三引用書目

三國史記 今按中引四聲通解、
慕齋集今按中引朝鮮八道地圖、

晉山世稿

三韓詩龜鑑
東文選 今按中引造化論、華嚴經等

三綱行實圖

東人詩話

大平通載

續三綱行實圖

卷下四引用書目

經國大典

大典續錄

神應經序 今按中引新續古今
和歌集、覆載萬安方、

海東諸國記 今按中引長寬勅文儀式帳、
御教書案、山槐記、應仁記等

懲忿錄

異稱日本傳卷上一

山海經卷第十二海內北經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南倭北倭屬燕 晉郭璞註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爲主其俗露頂、
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今按王充論衡曰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
作山海經觀此則山海經者益之所作堯時之書也山海經有倭名則倭名舊矣凡異邦人
以我朝名倭此爲權輿乎然據我舊記則倭名爲起於漢時矣下部兼方日本書紀釋曰弘
仁私記序曰日本古者謂之倭國但倭義未詳或云取我之音漢人所名之字也 我音此
日語伽 藤原
兼良日本書紀纂疏曰舊說吾邦之人初入漢漢人問謂汝國名如何吾答曰謂吾國耶漢人
即取吾字之和訓命之曰倭見林以漢朝人言語不通不曉我朝人謂吾國耶之意不能再
問訛稱倭也日本仲哀天皇崩神功皇后攝政而征三韓漢晉人能知之故曰以女爲主蓋
倭字从女从人乃以女爲主之義而以所訛聞之禾爲音也 禾音也 以一時事爲國號者非是或
國人倭作和音義同南倭北倭者日本自遼東則南也自吳越則北也故曰南倭曰北倭屬
燕者非也帶方會稽郡名今八閩地方露頂禮也見尊長取笠及巾猶烏蒙夷人相見去帽
雲南尋甸軍民挂笠背之類衣服無針功魏志曰男子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作
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故謂衣服無針功歟然我有針功諸州作針如姊小路針
以便于女功以丹朱塗身婦人塗燕脂爲面色之義歟燕脂我國自古有之未聞以丹朱

塗身但我神代コノカミホノスツリノミコト兄火酢芹命サトホノサキノミコト知弟火折尊チカヒサキノミコト德イハヒカヒナシトス欲自伏辜イハシノラササキヒト而弟有愠色チホキマリシテアハハス不與共言トモトモト於是コト兄著贗鼻タウサキシテ以赭塗掌塗面アカニシタダナシラニ告其弟曰イハシ吾汚身如此イハシ永為イハシ汝イハシ俳優者イハシ事詳見イハシ日本書紀イハシ郭氏傳イハシ聞此事イハシ訛云爾イハシ不妬忌イハシ一男子數十婦イハシ後漢書曰イハシ大人皆有四五妻イハシ其餘或兩或三イハシ女人不淫不妬イハシ正此意也イハシ然此亦非定事イハシ傳聞之訛也イハシ日本國號古來甚多イハシ曰豐葦原イハシ千五百秋イハシ之瑞穗國イハシ曰秋津洲イハシ曰日本國イハシ曰浦安國イハシ曰細戈千疋國イハシ曰磯輪上秀真國イハシ曰玉牆內國イハシ曰虛空見日本國イハシ以我朝神聖之所名也イハシ曰倭國イハシ曰倭面國イハシ曰倭人國イハシ曰耶馬臺國イハシ曰姬氏國イハシ曰扶桑國イハシ曰君子國イハシ此異邦之所稱也イハシ君子之號本于論語イハシ云子欲居九夷イハシ或曰陋イハシ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イハシ范曄以為イハシ東夷天性柔順イハシ異於三方之外イハシ故孔子悼道之不行イハシ乘桴浮於海イハシ欲居九夷イハシ朱熹意與此不同イハシ云君子所居則化イハシ何陋之有イハシ我三善清行イハシ雖以九夷為日本事イハシ見文明漳本清イハシ以日本為九夷之一イハシ然則九夷獨不可為日本事イハシ且從朱熹說則孔子語非貴九夷之義イハシ由是言之イハシ不可以此為口實也イハシ況山海經イハシ並舉倭君子之國イハシ則倭與君子之國相異明甚イハシ曰大荒東經曰有君子之國イハシ其人衣冠帶劔イハシ註亦使虎豹好謙讓也イハシ如衣冠帶劔好謙讓イハシ雖似我國風イハシ而我國無使虎豹イハシ後漢書曰無虎豹是也イハシ

史記卷之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イハシ數歲不得イハシ費多恐譴イハシ乃詐曰蓬萊藥可得イハシ然常為大蛟魚所苦イハシ故不得至イハシ願請善射與俱イハシ見則以連弩射之イハシ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イハシ問占夢博士曰イハシ水神不可見イハシ以大魚蛟龍為候イハシ今上禮祠備謹イハシ而有此惡神イハシ當除去イハシ而善神可致イハシ乃令入海者齋

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イハシ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イハシ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イハシ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イハシ

又卷之一百一十八 淮南王安傳

昔秦絕先王之道イハシ云云イハシ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イハシ還為僞辭曰イハシ臣見海中大神イハシ言曰汝西皇之使邪イハシ臣答曰然イハシ汝何求曰イハシ願請延年益壽藥イハシ神曰イハシ汝秦王之禮薄イハシ得觀而不得取イハシ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イハシ見芝成宮闕イハシ有使者銅色而龍形イハシ光上照天イハシ於是臣再拜問曰イハシ宜何資イハシ以獻海神曰イハシ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イハシ即得之矣イハシ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イハシ資之五穀種々百工而行イハシ徐福得平原廣澤イハシ止王不來イハシ

今按太史公所說如此イハシ而本紀曰徐市列傳曰徐福其名不同イハシ云為亦異イハシ其所止惟言平原廣澤イハシ不言地名イハシ後漢書以為夷洲澶洲イハシ北史及隋書イハシ以秦王國為夷洲イハシ云不能明也イハシ圖書編別載徐福島イハシ然義楚六帖イハシ歐陽全集イハシ太平御覽イハシ蘿山集イハシ世法錄等書イハシ指為日本之地イハシ而此日本傳引義楚六帖等イハシ故舉其所因循イハシ王字非也イハシ徐福來于我イハシ為氓イハシ詳見後漢書イハシ今按見林亦謂日本者神國也イハシ徐福曰海中大神イハシ似能言日本風イハシ又推古天皇上隨帝書曰イハシ東天皇敬白西皇帝イハシ西皇帝者蓋本于西皇之語也イハシ

後漢書一百一十五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イハシ依山島為居イハシ凡百餘國イハシ自武帝滅朝鮮イハシ使驛イハシ劉敞曰イハシ使驛按當作驛イハシ說已身上イハシ通於漢者三十許國イハシ國皆稱于世イハシ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イハシ按今名邪摩イハシ推音之訛也イハシ樂浪郡徼イハシ去其國萬二千里イハシ去

其西北界，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鵠鵠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其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紒身，說文曰坊歷也音蒲頓切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蘆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狗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遠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々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

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如麋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暑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骨為矛，以戰鬪，擊磧，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醃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肴也。又卷第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又卷第九十，鮮卑傳，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丑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今按，邪馬臺國，大和國也，古謂大養德國，所謂倭奴國也，邪馬臺大和訓也，自神武天皇至紀，日本書紀，無虎豹者是也，羊鵠鷄皆有之，灼骨以下者，灼鹿肩骨以下也，名太占，或曰肩燒卜，萬葉集歌曰，武藏野爾，卜部肩燒肩間爾毛，不祈君加名，卜爾出爾計利，謂此也，亦以鷄骨卜，見古語拾遺，光武中元二年，當此土垂仁天皇八十六年，檢我國史，無奉貢朝賀事，倭國之極南界者，范氏以大和國爲我國之極南界，非也，紀伊國土佐國薩摩國等，當爲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當景行天皇三十七年，玉海卷一百五十二，永初元年下，有冬十月三字，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者，景行天皇御諱，大足彥忍代別，所謂帥升等者，訛稱也，檢我國史，無獻生口及請見事，日本紀曰，景行天皇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天皇詔日本武尊平之，日本武尊受命征東夷，東夷悉平，以所俘蝦夷等獻於神宮，所獻神宮蝦夷等，晝夜喧嘩，出入無禮，時倭姬命曰，是蝦夷等，不可近，就於神宮，則進上於朝廷，仍令安置御

諸山傍，未經幾時，悉伐神山樹，呼隣里而脅人民，天皇聞之，詔群卿曰：其置神山傍之蝦夷，是本有獸心，難住中國，故隨其情願，令班邦畿之外，是乃播磨讚岐伊豫安藝阿波，凡五國佐伯部之祖也，恐當斯時，亦獻蝦夷於漢乎，然日本紀不引後漢書，則不可附會也，見非自謁之義，蓋願漢帝見此生口也，孝德天皇時，以蝦夷示唐天子之意與，然古代事，不可以臆見論之也，靈帝光和元年，當成務天皇四十八年，檀石槐事，檢我國史無之，檀石槐東胡人也，蓋此時，蝦夷之地，防禦不備，故異類來侵邊境，若其然也，其後海防甚嚴，霜威肅清，雖蒙古之大軍，不能上陸，終盡溺死海中，卑彌呼者，神功皇后御名，氣長足，姬尊，故訛云然，范曄不知我國事，多傳聞之訛，其失出自陳壽，壽說見下所引魏志中，他則且置焉，所謂以妖惑衆者，慢神也，壽曄豈知我國是神國乎，况神功皇后之神靈，天神地祇助之，以得三韓，非凡夫私智所窺測也，謹按日本書紀曰：仲哀天皇時，熊襲叛不朝貢，天皇親伐之，有神降教，伐新羅國，天皇不用神言而崩，神功皇后傷之，解罪改過，欲知神名，逮于七日七夜，神降告名，乃祭之，然後令吉備臣祖鴨別擊熊襲，未浹辰，自服，皇后蒙神祇之靈，藉群臣之助，與師西征，時海中大魚浮扶船，大風順吹，不勞艫楫，便到新羅，隨船潮浪遠速，國中，新羅王大恐曰：新羅建以來，未嘗聞海水浸國，若天運盡，國為海乎，言未訖，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震，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舉兵以拒乎，乃面縛降於王船之前，皇后解其縛，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高麗王百濟王，聞斯羅降於日本國，密伺其軍勢，乃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曰：自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

貢，皇后歸自新羅，攝政，立譽田別皇子為皇太子，觀此則知皇后之神靈，而壽曄之失自破矣，夷洲澶洲，皆指日本海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近沙門絕海入明，太祖皇帝召見，指日本圖，顧問海邦遺跡，敕賦熊野詩，海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御製賜和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見蕉堅叢，所謂徐福祠者，謂蓬萊山祠也，此祠屬熊野大權現，熊野大權現者，神代明神，書於國史式條，昭昭也，徐福觀國之光，來止，脫於虎豹之秦，死為神，在熊野三山之間，亦匪直人也，或曰：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劉氏引原始秘書曰：日本之學始於徐福，然則其德可稱之，而為始我則不信也。

論衡卷第八儒增篇

漢 會稽 王充 著

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又卷第十九恢國篇

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

又卷第五異虛篇

暢艸可以熾饗，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

又卷第十三超奇篇

暢草獻於倭，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

今按、周成王之時、當此土鷓鴣草、豈不合尊之代、啗古、暢字、香草也、祭祀酒、和、灌地、達其氣於高遠、以降神、我朝者神國也、事神之禮至矣、投周以此草、非偶然、嗚呼虎狼之秦、不能得不死之藥、周得此草、其德廣被也、周公佐成王、天下太平、我亦神代河出圖之時乎、我國人知學者、蓋自此始焉、其投暢草、雖無稽、我記、仲任不誣矣、

魏志卷三十倭人傳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二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鰻、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余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官曰兒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

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繅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鵠、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願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榉、杼、豫樟、榉、檉、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籜、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下、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圻、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畧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

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々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躡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代、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斐松之集註、臣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縹栗、刻十張、精絳五十四、紺青五十四、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斑華斑五張、白絹五十四、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

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海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備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練、絲衣、帛布、丹水狩、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都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二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諭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白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途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今按、景初正始、魏明帝年號、當我朝神功皇后之時、邪馬壹之壹當作臺、景初二年、二、據日本書紀、當作三、國名官名人名多不可曉、女王男王不和者、言忍熊王反也、事見日本書紀、大作冢、徑百餘步、殆與我舊記合、按延喜諸陵式、曰狹城盾列池上陵、磐余稚櫻宮、御宇、神功皇后、在大和國添下郡、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二町、守戶五烟、是也、殉葬者奴婢百餘人者、非也、垂仁天皇之時、永禁殉葬、詳見日本書紀、聚類三代格、據此言之、則神功皇后崩時、豈有殉葬乎、宗女壹與事、無稽之言也、神功皇后無皇女、崩後皇太子即位、應神天皇是也、在位四十一年、天下文明、民到于今、蒙其澤、何國中不服之有、大抵傳聞之訛居多、日本書紀引魏志、取二

三策而已

吳志卷二

前人

孫權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今按吳孫權黃龍二年當我神功皇后三十年明太祖以權伐夷洲為伐日本事見御製文集故表出于此然日本書紀不引之

或問曰據後漢書則夷洲澶洲在會稽海外為徐福所止之地以二洲雖列于倭下然我舊紀無此洲名則似非倭地也吾子前以為我海島今亦引吳志者何謂也答曰二洲名雖無所見諸書多謂徐福來于日本則以二洲為日本地可也參考前後則其義盡矣

又曰我通中國漢時為始文字亦興然王充以為周時通此說似有理見我國史神武天皇以後紀年月日時分明由是觀之蓋我通中國在神代之末至神武天皇通曉文字及應神天皇經學盛行乎日本之學非始於徐福也

或又問曰日本紀曰聚常世之長鳴鳥少彥名命適常世國三毛入野命往常世鄉遣田道間守于常世國俱指中國否答曰常世者據我風土記及古記則我國處處有之又指絕域源氏物語胡謂常世之類是也未惟指中國也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列傳第六十七倭人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二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理當會稽東治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鉄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紮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妒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秦始皇初遣使重譯入貢

今按秦始皇西晉武帝年號當我朝神功皇后之時晉書說我國事其間與前史有異同宜參考諸史皆倣此謂太伯之後者此為首出夫一犬吠虛千犬吠聲從晉書此言出後史多同然一辭何其不詳乎聽者不察引以為口實何其惑乎自天地開闢之初有我國而號曰大日本豐秋津洲我君之子世々傳統所謂天照大神之神孫也吳始自太伯世之相後數千萬歲日本何為太伯之後哉按史記吳世家太伯卒無子弟仲雍嗣立後十七世夫差為越勾踐所滅

斯時當我朝孝昭天皇二年、夫差之前、吳不通日本、謹按國史及我諸書、有異域人嚮風慕義、來爲臣民者、其氏族號蕃別、蕃別種類甚多、其中有松野氏、新撰姓氏錄曰、松野、吳王夫差之後也、此吳人來于我之始也、三國時、我通吳、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三十七年春二月、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織工女、二使者渡高麗、欲達于吳、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嚮導、由是得通吳、吳王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人、是也、政事要略第二十五卷、及維摩會緣起曰、大織冠鎌足執政時、百濟禪尼法明來于對馬、島、吳音誦維摩經、因吳音曰對馬讀乃吳音之源起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者、率爾曰、吳國風斷髮文身、我俗亦斷髮、吳服而多吳音、則太伯之後也、此豈非傳會之說乎、或以官人輩染齒爲文身之義甚大謬也、男子以倍子鉄漿染齒者、起於鳥羽院天皇事、具惠命院僧正記、釋圓月作日本史獻于朝、以太伯爲始祖、故有議不行、見蕉了子抄、源親房公神皇正統記、關傳會之說爲太備矣、藤原兼良公亦曰、吳太伯姬姓、逃荆蠻斷髮文身、以避龍蛇之害、而吳瀕東海、本朝俗皆黥面推髻、故稱太伯之後、此蓋附會而言之、然吾國君臣、皆爲天神之苗裔、豈太伯之後哉、號姬氏國者、出誌公識文、考韻書、姬、婦人之美稱、天照大神、始祖之陰靈、神功皇后、中興之女主、故國俗或假用之、惟依字不依義也、愚亦觀明茅元儀武備志日本考、曰、天村雲命之後也、此又虛妄之言也、世法錄等以爲徐福之後、福乃負來耆來者也、豈爲帝王之祖哉、嗚呼異邦人、山海阻深、不能見我傳紀、惟所據者口說也、宜乎失事實矣、

續博物志卷之五

晉 隴西 李石 撰

倭、辰、餘國、或橫書、或左書、或結繩、或鍔、木、唯高麗、摹寫穎法、取正中華、

今按倭日本、辰辰韓也、據東國通鑑、辰韓即新羅也、冬穴夏巢之時、雖中華不結繩乎、此言元始之質也、至趙宋、我國野人、若愚章草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其餘藤原道長、王子手跡等、馳名於中華者甚多、其詳如左、

宋書九十七列傳第五十七夷蠻

臣沈 約 新撰

倭國、在高麗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清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并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廊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

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篋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今按永初元嘉當本朝允恭天皇之時大明昇明當雄略天皇之時讚略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訓珍反正天皇諱瑞齒別瑞珍字形似故訛曰珍濟允恭天皇諱雄朝津間稚子津濟字形似故訛稱之軍郡文獻通考作職興安康天皇諱穴穗訛書興武雄略天皇諱大泊瀨幼武略之也南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二十九東南夷

梁 臣蕭子顯 撰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鎮東大將軍

今按南齊高帝建元元年當我朝清寧天皇即位年天皇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故略曰倭王武

南史卷七十九列傳第六十九夷貊下 倭

唐 崇賢館 學士 李延壽 撰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檮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蚺吞此獸蚺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蓬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

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者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淫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洎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并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篋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小文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壘廣一丈實以水銀雨

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并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今按南史所記，多與後漢書魏志宋書同，倭洧之洧，當作濟，侏儒、黑齒、裸國、海人、文身、大漢皆異類也，非我神國事。

北史卷九十四列傳第八十二倭國

唐 崇賢館 學士 李延壽 撰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二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而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王，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并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

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闕三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通考爲作謂）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繙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華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撰撰（通考作襪），竹聚以爲梳，編艸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皆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日（通考日作月）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擲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解葉，食用手餽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踰火，（隋書作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

制服、貴人二年殯、庶人卜日而殯、及塋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月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迤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何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今按、卑彌呼事、踵後漢書之訛、倭王姓阿每者、無稽之言也、蓋天訓阿每、我天神初主、號天御中主尊、異邦人不曉其意、以阿每為姓、神代纂疏曰、天者所依之處、御者統御也、中者四方之中央、主、君也、掌也、此神主於上天之中央、而統御下土也、當以此知天字義矣、本朝風、天子無姓、天子、孫子稱王氏、按三代實錄曰、王號乃止於五世、至于六世、別賜姓、嵯峨天皇時、皇太子外、諸子賜姓、其後天子曾孫必賜姓、凡姓氏者、為人臣例也、多利思比孤、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訛曰多利思比孤、開皇二十年、當我推右天皇八年、舒明天皇為推古天皇後王、故混言之、阿輩雞彌、推古天皇諱豐御食炊屋姬、訛之也、王妻姓雞彌、余觀太平御覽、引北史作雞彌沒官、可以補三字闕也、雞彌沒官未詳何、轉誤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此亦寄語

之訛、今不可辨、內官有十二等、日本書紀所謂冠位十二階也、日本書紀、以德仁禮信義智為次、北史、以德仁義禮智為次、其所次北史為是、軍尼伊尼翼、亦寄語之訛也、撰撰、文獻通考作襪襪是也、襪襪、蓋今之襪也、藉以櫛葉、古人所用、二綱葉之義、雖有盤俎、藉以木葉、乃古之俗也、阿蘇山、在肥後國、山石自燒、火起、接天、到于今、有信、詳見肥後國風土記、大業、隋煬帝年號、大業三年、當此土推古天皇十五年、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證之日本書紀、裴世清歸時國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蓋謂此也、北史載國書於前、世清歸時、謂其王與世清來者非也、小德何輩、謂大河內糖手與、大禮奇多毗、謂小野妹子與、日本書紀曰、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為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為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飭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中臣宮地連麻呂、大河內直糠手、船史王平、為掌客、秋八月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飭騎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額田部連比羅夫、以告禮辭焉、壬子、召唐客於朝廷、令奏使旨、時阿倍鳥臣、物部依網連抱二人、為客之導者也、於是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時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庶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氣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

嘉焉稍暄此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是時皇子諸王諸臣悉以金髻華著頭亦衣服皆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一云服色皆用冠色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為大使吉士雄成為小使福利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并八人也十七年秋九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我國史之詳且盡始此可以正北史之誤

又按舊事紀日本紀皆謂隋為唐蓋有唐之時撰之故有此語猶虞時紀唐堯事言虞書也國書謂東天皇者公式令詔書式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云々咸聞集解古記云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對隣國及蕃國而詔之辭問隣國與蕃國何其別答隣國者大唐蕃國者新羅也西皇帝者我稱中國天子之辭史記淮南王安列傳徐福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益本於此語也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

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鞬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僭耳朱崖同地温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為王卑彌呼無夫婿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為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并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倭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今按、此摘後漢書、魏志、晉書、宋書、南史、北史、以為文也、祁馬臺國、祁當作邪、露給々同結、南史作髻、山海經註作頂、謂無官位者結髮於後、顯露頂也、唐書所謂椎髻、中華古今注、所謂墮髻、皆同、以錦繡雜采為帽者、謂十九階也、日本書紀曰、孝德天皇五年二月、制冠十九階、一曰大織、二曰小繡（織カ）、三曰大纒、四曰小繡、五曰大紫、六曰小紫、七曰大華（上脱カ）、八曰大華下、九曰小華上、十曰小華下、十一曰大山上、十二曰大山下、十三曰小山上、十四曰小山下、十五曰大乙上、十六曰大乙下、十七曰小乙上、十八曰小乙下、十九曰立身、天智天皇三年二月、改華曰錦、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 撰

鮑明遠舞鶴賦、

メクシテ、ハルカニハス 日域以迴鶩、

述異記卷上

梁 樂安 任助 著

磅礪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年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今按、扶桑東夷國名、在東海中、人有誤以扶桑為日本別號者、蓋日本近日所出、淮南子曰、日拂于扶桑、故牽合為日本事、戴仲培カ鼠璞曰、扶桑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觀此則當知扶桑亦近日所出而與日本別矣、又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東夷上、載日本、卷第一百八十六東夷下、載扶桑、詳說其風土、可

以此自知扶桑非日本也、

通典曰、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廬、第二者為小對廬、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為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鉄、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稅、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喪三日不食、設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綾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自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劉賓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教、

愚按、讀通典、而後知扶桑國風土與我甚異也、我國不聞多扶桑、扶桑國無城郭兵甲、我有城郭甲兵之守、扶桑國有牛角勝二十斛、我無此異物、扶桑國有馬車鹿車、我無之、有牛車、扶桑國無鉄、不貴金銀、我有鉄貴金銀、扶桑國不制綾經、我制綾經之輕重、當知扶桑非日本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線不合、一繭一斤、有甚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或有引此釋扶桑國名義者、絕域之事不可知、又東方朔似語怪、

大廣益會玉篇卷第三
倭鳥禾切、國名、

梁 顧野王 撰

今按倭字義見前、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

特進臣魏徵ダテマツル上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二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宮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

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華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襪、襪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仙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碁博、握槊、博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令人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解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姦妬、死者歛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壘、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々、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

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斐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船羅國經都斯麻國適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可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節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清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今按隋書之說多據前史為文邪靡靡當作摩北戶北當作比秦王國未詳北史及隋書曰自竹斯國東至秦王國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以此觀之則秦王國在筑紫與中國之間耳以山陽山陰諸國名中國蓋今嚴島與遣使於隋北史隋書並言之隋書記事為詳北史曰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非也見前隋書曰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與我國史同亦見前此後遂絕不久隋滅故與通使至此絕也其後至唐遣使不絕故舊事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隋以鞍作福利為通事此遣唐之始也

宋祁 奉 勅 撰

唐書一百二十東夷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

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為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徙居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會孫女神功為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貝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推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裘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為衣左右佩銀釧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時新羅為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偕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載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子穗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藻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

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贄、悉賞物、賀書以歸、其副朝臣仲蒲、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為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與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與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織、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曆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諸樂立、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今按、古者指後漢也、訛耶麻騰曰倭奴、島而居、後漢書作依山島為居是也、彥瀲波瀲武鷓鷯草葺不合尊也、大略之、凡三十二世、三字衍、筑紫城謂日向宮崎也、天安、天當作孝、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一字當作三、海達、海當作敏、具多利思比孤、按日本書紀、用明天皇諱橘豐日、橘此曰多知具奈、故誤之曰具多利、思、豐字之訛、比孤、近日訓、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者失也、後漢始通、已見上、欽明之孫女推古者非也、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中女也、太宗貞觀五年、當舒明天皇三年、高仁表、日本書紀作高表仁、爭禮事、日本書紀不見、按日本書紀、曰舒明天皇二年、秋八月丁酉、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大仁藥師惠日、遣於大唐、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冬十月甲寅、唐國使人高表仁等到于難波津、

則遣大伴連馬養、迎於江口、船卅二艘、及鼓吹、旗幟、皆具、整飭、馬養告高表仁等曰、聞天子所命、之使到于天皇朝、迎之、時高表仁對曰、風寒之日、飭整船艘、以賜迎之、歡愧也、於是令難波吉士小槻大河內直矢伏為導者、到館前、乃遣伊岐史乙等難波吉士八生、引客等入於館、即日給神酒、五年春正月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歸國、送使吉士雄摩呂黑摩呂等到對馬而還之、永徽、高宗年號、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授新羅、我國史不見、據我國史、則百濟伐新羅、至庚申年、大唐新羅并力伐百濟、既以百濟義慈王王后太子為虜而去、百濟乞救、由是為百濟伐新羅、御船幸筑紫、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非也、皇極天皇諱天豐財、重日足姬、孝德天皇同母姊也、孝德天皇崩、重祚奉號、齊明天皇、是也、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偕朝、亦非也、按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五年七月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山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陸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詳見下文杜佑通典蝦夷國下、今按中、天武立、死、子摠持立者誤也、摠持當作持統、持統天皇、天智天皇第二女也、適天武天皇為妃、天武天皇崩、持統天皇繼、咸亨元年、當我天智天皇九年、以咸亨元年事、繫持統天皇者非也、按日本書紀、天智天皇四年九月壬辰、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大唐、云々、長安則天皇后年號、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尚書也、大失事實、姓粟田朝臣、名真人、官民部尚書也、此官姓名人為入唐使、續日本紀曰、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丁酉、以守民部尚書直大貳粟田朝臣真人為遣唐執節使、左大辨直廣參高橋朝臣笠

問爲大使、右兵衛卒直廣肆坂合部宿禰大分爲副使、五月己卯、入唐使粟田朝臣真人授節刀、二年五月乙丑、遣唐使等去年從筑紫而入海、風浪暴險、不得渡海、至是及發、慶雲元年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帝崩、皇太后登位、稱號聖神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儀敦行、今看使人容儀、大淨、豈不信乎、語畢而去、八月辛酉、粟田朝臣真人等拜朝、十一月丙申、賜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大倭國田二十町穀一千斛、以奉使絕域也、文武死、子阿用立、用當作閉、文武次元明天皇、小名阿閉皇女、文武天皇母也、謂子者非也、開元初、粟田復朝、亦非也、按續日本紀、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當唐玄宗開元四年八月多治比真人縣守等爲遣唐使、下道朝臣眞備從入唐留學、研究經史、該涉衆藝、聖武天皇天平五年、當開元二十一年從遣唐使多治比真人廣成等歸朝、在唐凡十八年、七年四月辛亥、入唐留學生下道朝臣眞備、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而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十八年、改賜姓吉備朝臣、稱德天皇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十一年閏三月、爲入唐副使、觀此則吉備再入唐、而令名齊粟田、謂粟田復朝者、混而言之也、今不據國史正之、則千古之間、淄澠不分、孰爲夫子矣、好學能屬文者粟田也、師趙玄默者吉備也、進德冠者、凡遣唐使所著之冠也、續日本紀曰、天平寶字二年三

月、進冠、舶神、其冠者以錦造、入唐使所垂者也、唐書所謂華鷗四披是也、孝明、明當作謙、天寶十二載、當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朝衡復入朝、續日本紀不見、東征傳曰、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國使大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光祿卿大伴宿彌胡萬、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吉備朝臣眞備、衛尉卿朝衡、觀此則朝衡復入唐昭然也、按讀日本紀、天平勝寶六年、入唐副使大伴宿禰古麻呂、及吉備朝臣眞備來歸、大使藤原朝臣清河、遭逆風、漂著驩州、會祿山發亂、道路多難、不能歸、後歷十有七年、寶龜元年、新羅使金初正等言、在唐大使藤原清河、學生朝衡等宿衛王子金隱居、附書送於鄉親、由是言之、則朝衡與清河具入唐、後亦同居矣、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王者誤也、廢帝諱大炊王、天武天皇之孫、舍人親王第七之子也、孝謙天皇立爲皇太子、即天皇位、後孝謙天皇廢之、封淡路公、自重祚號稱德天皇、高野姬者諱也、白壁、光仁天皇諱白壁王、建中元年、當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真人興能、按日本後紀、曰延曆二十三年三月壬辰、遣唐大使從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呂、副使從五位上石川道益等、葛野訓若、近興能音、然未詳、紳鏡抄曰、葛野或曰賀能、式部大輔藤原敦光曰、賀能、乃葛野之反名也、反名者取上字、假名之初、與下字之初、若終、連爲名、稱之曰反名、匡房反名萬歲、通憲反名民輪、猶葛野稱賀能也、據此觀之、則興能蓋賀能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東海一編集、註唐書文曰、繭紙日本謂之引合、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延曆二十二年、當唐貞元二十年藤原葛野爲遣唐大使也、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肆業、免當作逸、太平御覽等書、皆誤作免、空海、弘法大師也、空海廣

傳曰、奉勅爲留學、乘賀能船、七月六日、發從肥前國松浦郡田浦、解纜、八月十日、到福州長溪縣、空海與福州觀察使請入京、啓靈集、有勅遣迎客使、給大使以七珍鞍、次使等給粧鞍、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上都長安城、唐貞元二十年也、入京之儀不可說盡、見者滿遐邇、依詔安置宣陽坊官宅、二十四年乙酉唐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大使等旋本朝、空海并橋逸勢、准勅以留、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歷二十餘年者、誤也、唐貞元二十年八月、到唐元和元年八月、泛船歸朝、其間歷三年、凡二十五月也、二十餘年、年當作月、高階真人者、高階真人遠成也、大同元年當唐元和元年十月廿二日、沙門空海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曰、謹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太宰大監高階真人遠成、奉表以聞、類聚國史第九十九、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十二月壬申、遣唐判官正六位上高階真人遠成、授從五位上、遠成率爾奉使、不遑治行、其意可矜、故復命之日、特授焉、又唐元和元年正月廿八日、憲宗可遠成、中大夫試太子中允位記曰、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趨我會同之禮、越溟波而萬里獻方物、宜褒獎並錫班榮、載在朝野群載、浮和、浮當作淳、開成四年當仁明天皇承和六年、此時遣唐使藤原朝臣常嗣也、續日本後紀曰、參議左大辨從三位藤原常嗣者、延曆廿年遣唐持節大使中納言正三位葛野麻呂第七之子也、少遊大學、涉獵史漢、暗誦文選、又好屬文、兼能隸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稱、又曰、承和六年八月癸酉、太宰府飛驒、上奏入唐大使藤原朝臣常嗣等歸著之由、兼使等奏狀、九月甲午常嗣進節刀、乙未天皇御紫宸殿、常嗣昇自東階、天顏咫尺、勅曰、遠涉危難之途、平安參來、嘉賜都大坐、常嗣稱唯拜舞庭中、更召殿上、

累屬焉、于時使者及路中艱難、一一以聞、內侍持御被一條、御衣一襲、佇立、大臣命常嗣云、今勅汝銜國命、遠涉滄海、每聞險難、憐愍殊深、仍賜纏物、即稱唯、賜御被、拜舞退出、光啓、唐僖宗年號、光啓二年、常光孝天皇仁和元年、邪古、掖玖島也、掖玖與邪古通、或作邪久、詳見下引、杜氏通典、今按、波邪蓋隼、和訓、觀類聚國史、異類從皇化者、不稱姓名、常號夷俘、夷俘中有隼部、諸國往々多之、諸國介爲夷俘專當、亦古者指大隅薩摩爲隼人、多隼人氏也、姓氏錄曰、大角隼人出自火闌降命也、日本書紀持統天皇紀曰、隼人、大隅、萬葉集曰、隼人之薩摩、職員令集解曰、薩摩大隅等國人、初捍後服、奉仕于君者名隼人、蓋隼人時不從命、故唐書以西南之地隼人所有之島、指名波邪、爲有小王也、多尼、多禰島也、或作多檄、日本紀曰、天武天皇六年八月丙戌、遣多禰島使人等、貢多禰島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切髮草裳、粳稻常豐、一植兩收、土毛、支子、莞子、及種々物等多、蓋古者各有島主、不攝國郡、故曰三小王、後隸郡立國、

又卷二百一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品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大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章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

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編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哀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讓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鄂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井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及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

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嗜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下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涇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驥時人語曰段穎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李遐劉穎韓極陳晉孫益韋建韋牧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混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

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受其交、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今按、讀蕭夫子傳、而後知我欲得其材而教育之、風流儒雅、誠不謬舉、惜哉其不來矣、

異稱日本傳卷上之二

舊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上

監修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劉昫等奉勅修

東夷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與中國通、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四面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每氏、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皆畏附之、設官有十二等、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多女少男、頗有文字、俗敬佛法、並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貴人戴錦帽、百姓皆椎髻無冠帶、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束髮於後、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枝、以明貴賤等級、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山外即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項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僞、此題所得錫寶、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任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橋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今按、舊唐書之文、與新唐書有異同、前所載者新書也、舊書長洲文徵明叙論新書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是以今亦引舊唐書、以草爲屋、新書爲作茨、我朝茅茨草廬、古代風也、後有檜皮葺瓦葺、平壤錄曰、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土不膠、無磚瓦匠也、此不知我俗而作者也、詳見中卷、一大率、新書作本率、設官有十二等、新書曰、其官十有二等、北史並隋書舉其名、日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一年十二月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并十二階、並以當色純縫之、頂撮摠如囊而著、緣、

唯元日著警華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始賜冠位於諸臣觀此則十二階者冠名以此分位高下次第北史與此不同北史則德仁義禮智信而分大小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新書無之衣服之制頗類新羅新書無之杜氏通典亦曰衣服之地頗同新羅高表仁新書作高仁表舊書合日本紀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新書不以倭日本別立一條為是通典曰倭一名日本亦是也世法錄等書分日本倭人條者因舊書也其名不雅如說宜通攷山海經今按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新書曰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二說相須文義備矣此日本者似指日向國倭國實指大和國大和國舊曰倭國後改為大和國神武天皇始在日向國後平倭國故曰日本併倭國之地考之日本紀曰神日本警余彥天皇神武天皇也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靈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杵尊於是火瓊々杵尊關天關披雲路驅仙蹕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而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躐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指倭國也其中亦有乘天磐船而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恒以為念宜早行之是年也大歲甲寅其年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師諸皇子舟師東征十一月甲午天皇至筑紫岡水門十二月壬午至安藝國居于埃宮乙卯年春三月己未徙入吉備國居之是曰高島宮積三年間備舟楫蓄兵

食將欲以一舉而平天下也戊午年春二月丁未皇師遂東舳艫相接方到難波之碕會有弊潮太急因以名為浪速國亦曰浪華今謂難波訛三月丙子遡流而上徑至河內國草香邑青雲白肩之津夏四月甲辰皇師勒兵步趣龍田而其路狹峻人不得並行乃還更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洲謂倭國也時長隨彥聞之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國則盡起屬兵徵之於孔舍衛坂與之會戰有流矢中五瀨命脰脰皇師不能進戰天皇憂之乃運神策令軍中曰且停勿復進乃引軍還虜亦不敢逼却至草香津植盾而為雄詰焉五月癸酉軍至茅渟山城水門六月丁巳軍至名草邑誅名草戶畔者遂越狹野到熊野神邑且登天磐盾仍引軍漸進海中卒遇暴風皇舟漂蕩天皇獨與皇子手研耳命帥軍而進至熊野荒坂津因誅丹敷戶畔者既而皇師欲赴中洲而山中峻絕無復可行之路時夜夢天照大神訓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鳥宜以為卿導果有鳥自空翔降時大伴氏遠祖曰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蹈山啓行乃尋鳥所向仰視而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八月乙未天皇使徵兄狛及弟狛兄狛不來乃斬之有兄磯城軍布滿於磐余邑道臣命謀殺之無復倭類十一月己巳皇師大舉攻磯城彥破之十二月丙申皇師遂擊長髓彥殺之悉誅餘黨己未年三月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而中洲之地無復風塵後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朝臣真人粟田朝臣真人也見新書今按開元初又遣使來朝此使指吉備朝臣真備也新書曰開元初粟田復朝非也亦見前乃遣玄點闊幅布以為束修之禮學令曰凡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修之

禮於其師各布一端皆有酒食其分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入助教白龜白當作神神龜
聖武天皇年號調布諸國貢布也賦役令曰凡調絹絕布兩頭其注國郡里戶主姓名年月日各
以國印印之人亦疑其偽此題此布蓋本調布我天子賜真備物故有此題乎人疑之者
不可知也朝衡事宜參考文苑英華李白詩唐詩訓解等儀王傳見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七儀
王璠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濰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為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璠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
二人上元肅宗年號當日本淡路廢帝時

又按阿倍仲滿者我朝先覺事蹟粗見文苑英華下亦往往隨所引書籍文義註之今一貫以
便覽仲滿父船守仕至中務大輔我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當唐玄宗開元四年八月入唐改姓名曰朝衡見新唐書然奉使歸寧父母有詩見英華詠和歌見古今和歌集王維見唐詩包佶送詩見英華李白哭朝衡詩蓋此
前後事天寶十二載又入唐見東傳逢安史亂終不歸或友儀王見唐書或在新羅附書送於鄉
親見續日本紀至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見唐書光仁天皇寶龜十年當唐代宗十四年五月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
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勅賜東緇一百疋白綿三百屯見續日本紀時年七十二自入唐
到此六十四年仁明天皇承和三年當唐文宗開成元年五月戊申附聘唐使贈仲滿正二品以慰幽魂
見續日本後紀

又本紀卷第四高宗上

永徽五年十二月癸丑倭國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碼碯大如五斗器

今按新書五斗作五升見前

又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會席豫張垚章述輩
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探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
廣陵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
士大忿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泊枝幹而非據專廟廷
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
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
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
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因躡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
若澁當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客宋州巡
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
姚闓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十友稱之上元中為衛縣尉入朝為侍御史
今按舊書曰新羅願得蕭夫子為師與新書異故並載之秦少游詩穎士聲名動倭國見
淮海集觀此則少游亦用新書說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曲江 張九齡

勅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今按、此玄宗勅書也、張九齡爲知制誥、作之、日本國王指聖武天皇、王明樂美御德、文苑英華、王作主、衙作御、是儀制令義解、我稱天皇、曰須明樂美御德、禮義之國稱我也、北史曰、性質直有雅風、宋史曰、國王一姓、亦此意也、神靈所扶、凡每發遣唐使、必奉幣于住吉、以船居者吾佐之教也、見延嘉式、丹墀音近多治比、多治比真人姓也、文苑英華、丹墀廣成、成作城、非是、乃我國史所謂多治比真人廣成也、續日本紀曰、聖武天皇天平四年、當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八月丁亥、以從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廣成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中臣朝臣名代爲副使、判官四人、錄事四人、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廣成等來、著多彌島、當開元二十三年七月三月丙寅、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廣成等、自唐國至進節刀、朝臣名代、中臣朝臣名

代、續日本紀曰、八年當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庚午、入唐副使從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一人、拜朝、十一月戊寅、天皇臨朝、詔授入唐副使從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從四位下、朝臣廣成、我國史所云平群朝臣廣成、續日本紀曰、十一年當開元二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平群朝臣廣成等拜朝、初廣成、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入唐、六年十月、事畢却歸、四船同發、從蘇州入海、惡風忽起、彼此相失、廣成之船、一百一十五人、漂著崑崙國、有賊兵來圍、遂被拘執、成等四人、僅免死得見、崑崙王、仍給升糧、安置惡處、至七年、有唐國欽州熟崑崙到、彼使被偷載出來、既歸唐國、逢本朝學生阿倍仲滿、便奏得奏天子、許之、給船糧發遣、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界、適遇其王大欽茂差使、聘我朝、即時同發、及渡海、渤海一船遇浪傾覆、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沒死、廣成等率遣衆到著出州國、州當

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一 東夷上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朝貢、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而土地王師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以傳辭、出入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入持兵守衛、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

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其宗女臺輿為王魏畧云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其後復立男
 王並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讚脩貢職至會孫武順
 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
 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
 宗天極道遙百濟裝船理舫而勾麗無道圖欲見吞虔劉不已每致稽滯臣欲練甲理兵摧
 此強敵尅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將軍
 倭王其王理邪馬臺國或云邪摩堆去遼東萬二千里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國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
 行各至於海大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其國土俗宜禾稻麻苧蠶桑知織績為
 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出銅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有薑桂橋椒藜荷不
 知以為滋味出黑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
 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
 後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
 塗其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
 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唯嗜酒多壽考國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
 不姪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其死停
 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歌舞為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冢舉大事灼骨以
 卜用決吉凶其行來渡海詣中國常使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

吉利則共顧其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以為持衰不謹便欲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
 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
 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為
 兄以日為弟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節略與華同樂有五絃琴笛好碁握槊
 樗蒲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鞞羅彌華言天兒也遣
 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
 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
 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州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
 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鞞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
 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
 蔽其前後椎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與衣冠今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撰音撰綴以金玉衣服
 之地頗同新羅大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綬遠
 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千餘里至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
 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為稱武太
 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貢方物真人者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
 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外郎天寶
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今按、通典與前史大同小異、宜參考、有薑桂橘椒藜荷、不知以為滋味、出魏志見前、然自古裁薑食之、日本書紀神武天皇歌曰、俱梅能故邏餓介耆茂等珥宇惠志破餌介瀾勾致弭比俱、觀此則我國人食薑尚矣、

又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弧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

今按、蝦夷事亦見唐書、而通典為詳矣、按日本書紀所稱蝦夷者非一、陸奧與越蝦夷、阿伊渟代二郡蝦夷、渡島蝦夷、柵養蝦夷、飽田蝦夷、飽田與鰺、津輕郡蝦夷、膽振鉏蝦夷、間菟蝦夷是也、又曰伊吉、連博德書曰、天子問曰、此等蝦夷國在何方、使人謹答、國在東北、天子問曰、蝦夷幾種、使人謹答、類有三種、遠者名都加留、次者龜蝦夷、近者名熟蝦夷、

又卷第一百八十六 邊防二 東夷下

流求條煬帝大業初、海帥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東向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今潮陽郡浮海擊之、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毀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

人而還、

今按、邪久者、唐書所謂邪古、日本書紀所謂掖玖也、字雖異音通、邪久為我西南小島、故使者知其布甲、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二十四年二月、掖玖人三口歸化、五月夜句人廿口來之、七月亦掖玖人二十口來之、先後并三十人、皆安置於朴井、未及還皆死焉、二十八年八月、掖玖人二口、流來於伊豆島、舒明天皇元年四月辛未朔、遣田部連、於掖玖、二年九月、田部連等至自掖玖、三年二月庚子、掖玖人歸化、觀此則其歸我久矣、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五

漢鄭氏註

唐陸德明釋文

春官宗伯第三

大祝辨九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摎、六曰凶摎、七曰奇摎、八曰褒摎、九曰肅摎、以享右祭祀、註鄭大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與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摎音拜、下同、振動如字、李音董、杜徒弄反、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

今按、倭當作倭、拜擊兩手、謂拍手也、凡拜神拍手、儀式曰、大嘗祭辰日、獻物拍手、四段々別八度、所謂八開手也、正此意、又按日本書紀、曰持統天皇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即天皇位、公卿百寮羅列、匝拜而拍手、觀此則古者拜君亦拍手也、又類聚國史曰、桓武天皇延曆十八年春正月丙午朔、皇帝御大極殿、受朝、文武九品已上、蕃客等各陪從、減四拜為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國使也、白虎通曰、再拜法陰陽也、蓋蕃客知之、不知我朝兩段再拜、故減

爲再拜、唐失拍、手禮、故止之歟、諸神記云、凡天空而晝夜運行、地虛無而萬物生、人無心而動靜成、皆所以虛而有靈也、手中無一物、拍則聲自生、此亦虛而有靈也、無一物而相交、故拜拍手、二條亞相記、以訓拍手、曰加之八手、宇都、其意謂、或曰訓膳曰加之波手、古者用柏葉盛飲食、故名加之波手、君拍手召膳、臣拍手獻之、故拍手亦曰加之波手、愚以爲、加之八手、乃八開手之意、蓋開手拍之、其平如柏葉、度會延佳曰、韻會小補動下、亦有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說、

唐詩鼓吹卷第一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劉禹錫 贈日本僧智藏

浮杯萬里過滄溟、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嘗乘木杯渡河、徧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後趙澄、能降龍、致風雨、新秋放鶴野田青、放鶴事已見送處厚入、調註、晉永嘉郡記曰、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在耳、身無彼我那懷土、論語、小人懷土、心會真如不讀經、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賊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總角嘗造山濤、濤曰、三毒、天心毒、地毒、人心毒、三聚、氣色神也、六賊、眼耳鼻舌身意、

首言、智藏自日本浮杯渡海而來、凡到名山、未嘗不拜禮焉、三句言有法力、四句言其好生、五句言僧既無彼我、豈尚有故鄉之懷、六句言佛道既精、尙何假于文句之事、未許其勇、子學道中國之僧所不及也、

今按、此詩亦載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二十一、杯作盃、性靈作舊局、集作性靈、懷風藻有智藏、天智持統時人、入唐而前、劉禹錫百有餘年、然則與禹錫贈詩智藏別也、又吳國僧有智藏、元亨釋書

曰、釋智藏吳國人、謁嘉祥受三論微旨、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道慈智光皆藏之徒也、此亦禹錫以前人、

又卷第五

皮日休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講殿談餘著賜衣、椰帆以椰木爲帆、貝多紙上經文動、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尺、冬不凋、梵語出西陽、如意瓶、中佛爪飛、國經云、譬、清淨摩尼珠、映於五色、注、梵言摩尼、漢言如意也、○宋史、西河離石人、劉薩羅祖、詞於丹陽城、禮阿育王塔、見放光明、集、宋掘得鐵函、函中又有銀函、盛舍利及佛爪髮、詔遣沙門釋雲、颯母影邊持戒宿、嶺表志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颯母影、必有颯風、能覆舟、人泛波神宮、龍宮也、家山到日將何日、西陽雜俎、乾陀國頭河岸有擊白象樹、花葉似東季、冬方然、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首言、上人講論之餘、蒙賜衣之寵、今且挂帆而歸於日本、行見道途之間、展貝多而經文動、探如意而佛爪飛、其頌梵之勤、靈感之異、當有如斯者矣、乃若舟行海上、颯母影邊持戒而宿、波神宮裏受齋而歸、風濤之險不足爲上人患也、於是計其到家之日、白象之樹、秋乃繁茂、則其新秋至國、白象亦當十二圍也、佛法之盛、不於上人見之哉、

今按、圓載上人、仁明天皇時、遊學于中華、續日本後紀曰、承和十一年、當唐武宗會昌四年、七月癸未、勅曰、在唐天台請益僧圓仁、留學僧圓載等、久遊絕域、應乏旅資、宜附圓載、備從僧仁好還次、賜各黃金二百兩、者所司准勅、分付如前、天恩之及、遠厚矣、宋高僧傳廣脩傳有載事、見下、又天台山僧維獨獻、郎中使君闕下、書曰、貞元中、僧最澄來會、僧道邃爲講義、陸使君給判印、歸國大闡玄風、去年僧圓載奉本國命、送太后袈裟、供養大師影、聖德太子法華經疏、鎮天台藏、

寶衆疑五十科來問抄寫所欠經論禪林寺廣脩答一本已蒙前使李端公判印竟維罽答一本并付經論疏義三十本伏乞郎中賜以判印開成五年八月十三日朝議郎使持節台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漆邁判云圓載閣梨是東國至人洞西竺妙理梯山航海以月繫時涉百餘萬道途之勤歷二大千世界之遠經文翻於貝葉鄉路出於扶桑破後學之昏迷爲空門之標表遍禮白足淹留赤城遊巡既周巾錫將返懇求印信以爲公憑行業衆知須允其請或曰載圓仁之徒也學成歸朝溺于海

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三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 段成式 撰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屨及匙筭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齊日輒膜拜焉

今按唐太宗時玄奘三藏至五印度國求佛法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所過諸國事著西域記十二卷記之詳矣金剛三昧不知何人往來十萬里難親見天竺人仰拜遺愛誠異僧也措哉國記失其傳矣古來本國僧欲往天竺不能者亦不爲不多也真如親王過流沙到羅越國逆旅遷化師鍊贊曰自推古至今七百歲學者之事西游也以千百數而跋印度者只如一人而已蓋不考金剛三昧事也西域所無者指麻屨匙筭也西域記曰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酪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李太白詩卷之十六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

其略曰廻機楚江濱揮策揚子津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楊香賢註裘則朝卿所贈日本布爲之

又卷之二十五哀傷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秋色滿蒼梧

今按晁衡者阿倍仲麻呂唐書曰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詳見前仲麻呂數往還唐人餞別爲此也古今和歌集仲麻呂在唐看月詠和歌曰天乃原布利佐計看禮波春日奈留三笠乃山爾出之月加毛又文苑英華使本國詩皆此時耶終沒于唐故仁明天皇承和三年五月戊申附聘唐使贈遣往歲脚本朝命入唐使并留學等在彼身沒者八人位記以慰幽魂仲麻呂其一也其詔詞曰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倍朝臣仲滿大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贈正二品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峰聳峻學海揚漪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怒莫遂言歸唯有撿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賁幽壤既隆於前命重叙崇班俾洽於命詔李太白亦作詩哀之然白死在衡前評在文苑英華條

杜子美詩分類集註卷之六五言古 都城類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參箋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

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帝念深分閩、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闡相親、集註、蛺蝶、麒麟、羅錦之上、文繡也、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眩、人眼目、

今按、漢武帝、當日本開化天皇崇神天皇之時、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遊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為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今按、江談抄曰、嵯峨太上天皇、得白居易文集、珍之、又越後守平貞顯、金澤文庫所藏、文集卷第三十三後、書曰、會昌四年五月一日夜、奉為日本國僧惠萼上人寫此本、西峯謂、樂天所謂日本傳寫者、正謂是耶、惠萼本題曰、文集太原、白居易乃此本、流布于世、故我朝古之人、引白氏長慶集、惟稱文集、源氏物語、江吏部集等俱曰、文集、是也、其後、中國印本文集、渡于我朝、題曰、白氏文集、爾來亦僉謂、白氏文集、詠歌大概曰、白氏文集、是也、各知其有出矣、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立撰

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閩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答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々、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今按、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當隋大業四年、遣於隋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并八人也、三十一年、當唐武德六年、大唐學問者福因等歸、法苑珠林、所謂會丞、大業初來學問、貞觀五年共道俗七人、還者是也、然學生中無會丞、恐福因之訛、
禪月集卷十二、五言律詩
浙江東道婺州蘭溪縣和安寺西岳賜紫蜀國禪月大師貫休述

送僧歸日本

焚香祝海靈、開眼夢中行、得達即便是、無生可作輕、流黃山火著、碓石索雷鳴、想到夷王禮、還為上寺迎、有僧遊日本云、彼祇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國王供養、中寺名淨土、為上寺迎、上極品官人供養、下寺名祇上寺、風俗供養、有德行、即漸遷上也、

今按、流黃山火著、本朝諸州山、產硫黃處、石燒飛如迅雷、自遠視之、火焰鬱發、如信濃淺間、肥前溫泉、肥後阿蘇、越中立山之類、彼祇有三寺言、日本有數萬伽藍、而分三品也、君王勅願、臣下建立、庶民構造、是矣、上寺名兜率者、其壯麗如佛說兜率天、上寺各有號、非摠名兜

率也、臣民之寺亦各有名、所謂俘士、祇上寺者傳聞之謬也、

義楚六帖卷第二十一 後周 齊州開元寺講俱舍論賜紫明 教大師進釋氏六帖 義楚集

國城市部第四十三

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師賜紫寬輔、又云、本國都城南五百餘里有金峯山、頂上有金剛藏王菩薩、第一靈異、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_レ上、至今男子欲_レ上、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彌勒化身、如五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朶上聳、頂有火煙、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報護、法不殺_レ人、爲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山、不及一一記之、

今按、五代史無日本傳、義楚六帖、說日本事、粗善、可以補五代史闕也、後周太祖顯德五年、當此土村上天皇天德二年、金峰山在大和國吉野郡、所謂吉野山也、富士山在駿河國富士郡、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列傳第二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外國七 日本國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爲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

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齋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官也、齋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_レ水牛驢羊、多_レ犀象、產_レ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_レ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與洲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天膽波尊、次天萬魂尊、次天利々魂尊、次國狹樵尊、次角襲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弉諾尊、次素盞鳥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次天炎尊、次天彥瀲等、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照天皇、次孝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鎮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爲大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

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宜化天皇、次天國排開
 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
 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問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
 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
 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
 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
 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二年、當長安元年、
 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飯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
 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
 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
 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次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
 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諸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
 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
 皇、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
 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周土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
 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
 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
 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出雲石見隱伎、
 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美竹備前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
 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
 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嶺、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
 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郡)、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
 不可詳見、皆翕然所記云、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
 五年、遣使獻琥珀馬腦、長安二年、遣其朝臣真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
 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真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
 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乃及開元二十三年、大曆十二年、
 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太宗召見翕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
 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
 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
 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
 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國多有中國典籍、翕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
 皆金縷紅羅襪、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
 等撰也、翕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

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後數年仁德還，奮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奮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奮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奮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與，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瓌奇，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趨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縑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奮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又別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櫛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篋一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篋、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篋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十楸、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凡一、金銀蒔繪平篋一合、納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鉄鏡、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

流黃七百斤，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國中不習戰鬪，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香爐、木櫛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絕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二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義倉錢米，以振之，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為風所泊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給錢米遣歸國，今按，奮然始居東大寺，後居嵯峨棲霞寺，元亨釋書曰：奮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于元

果、永觀元年秋、入宋、東大寺送書青龍寺、比睿山寄進天台山、然持二書著宋地、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永觀、我朝圓融院年號、永觀元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其明年雍熙元年也、職員令、今者非也、昔太政大臣淡海公、奉勅撰令二十篇、其第二篇有職員令、言官省寮司等各有員數、故名職員令、王年代記、記曆代帝王事、今猶存、宋史所引、文字多誤、真連、其國五品品官也、本朝五品相當官無真連、蓋齋然、父諱真連、仕至于五品也、訛云爾、乾文大寶文、當作元、拾芥抄、本朝錢品、有乾元大寶、天德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所鑄、詳中卷引三才圖會、文中、多犀象訛傳也、樂有國中高麗二部、文獻通考、國中作中國、是東奧洲、通考、洲、作洲、是、東奧洲產、黃金、續日本紀曰、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二月丁巳、陸奧國始貢黃金、於是奉幣、以告畿內七道諸社、自此以來歷代、陸奧國貢黃金不絕、萬葉集、天平咸寶元年五月十二日、於越中國守館、大伴宿禰家持、賀陸奧國出金、作歌、其一曰、須賣呂伎能御代佐可延牟等、阿頭麻奈流美知能久夜麻爾金花作久、西別島指對馬島、此島始出銀、日本書紀曰、天武天皇三年三月丙辰、對馬國司守忍海造、大國言、銀始出于當國、即貢上、由是大國授小錦下位、凡銀有倭國初出于此時、故悉奉諸神、祇、亦同賜小錦以上大夫等、初主號天御中主、鎮坐本紀曰、天地初發之時、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名號天御中主、神、次曰、天村雲尊、非也、天村雲命、或作天牟羅雲命、按度會氏系圖、天御中主尊、次天八下尊、次天三下尊、次天合尊、次天八百日尊、次天八十萬魂尊、次神皇產靈尊、次櫛真乳魂命、次天會已多智命、次天嗣杵命、次天鈴杵命、次天御雲命、次天牟羅雲命、亦名天一上命、亦名小橋命、天

孫降臨之時供奉、度會氏祖神也、非帝王之祖矣、其後皆以尊為號、日本書紀曰、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訓美舉等也、纂疏、尊高稱也、君父之稱也、故曰至尊、曰尊、指帝者祖宗之神、自餘曰命者、指人臣祖先之神、命猶令也、為臣者行君之命令也、曰尊曰命、雖別君臣之義、至於人之所敬則無貴賤之殊、故各訓曰美舉等、美舉等猶言御事、吾國尊其人則言御事也、天八重雲尊、有天八百日尊、訛此耶、然則天御中主尊五世之孫也、次天彌聞尊、通考無此五字、按荒木田系圖、有神間勝命、天御中主尊十七世之孫也、天忍勝尊、有天忍日命、高皇產靈尊之子也、瞻波尊、天村雲命子、有天波與命、訛之與、次萬魂尊、按舊事本紀、振魂尊、次、神萬魂尊、乃天御中主尊十一世也、利利魂尊當作天剛川命、舊事本紀曰、萬魂尊兒天剛川命、次國狹槌尊、舊事本紀曰、國常立尊、亦云國狹槌尊、天御中主尊次神也、又據日本書紀、國常立尊、國狹槌尊、別神也、國狹槌尊、乃國常立尊、次神也、角襲魂尊、襲當作龍、舊事本紀曰、三代耦生天、神角穢尊、亦云角龍魂尊、汲津丹尊當作湍土煮尊、沙土煮尊、面垂見尊、當作面足尊、蓋足、訓多留與、垂訓同、足、見、字相似、故訛曰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據舊事本紀、國狹槌尊別號也、據日本書紀、天神第一代之神也、次天鑑尊、日本書紀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次天萬尊、日本書紀曰、天鏡尊生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日本書紀曰、天萬尊生沫蕩尊、沫名杵乃沫蕩也、訓同、次伊弉諾尊、日本書紀、伊弉諾尊、者自國常立尊第七代、乃面足尊、惶根尊次神也、次素戔烏尊、素戔烏尊、伊弉諾尊之子也、然非人君、故次字非也、次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伊弉諾尊、次、神也、非素戔烏尊次、故次字亦非也、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

尊、穗當作穗、正哉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尊、乃天照大神之子也、次天彥尊、天津彥々火瓊瓊杵尊乃吾勝尊之子也、次炎尊、彥火々出見尊、炎、火火訛乃瓊々杵尊之子也、次彥瀲等、通考、等、作尊是、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乃彥火火出見尊之子也、凡二十五世、非、唐書曰、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亦非、已見上、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凡十二代、餘皆支庶也、通考、日向、作、日向向、者非也、當周僖王時也、通考無也字、孝照通考、照作昭、是、孝天皇、通考、孝字、下有安字、是、成務、通考、成作城、非、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鎮國香椎大神、筑前國那珂郡有香椎大神、兵範記曰、香椎大多羅志姬宮、今宋史、以爲、仲哀天皇、此亦一說、非、是、大奈良姬大神、奈良當、作、多良志、字、佐八幡宮、記曰、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神功皇后靈降、託曰、我是大帶姬也、與、入幡大神、可、利蒼生、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勅新造大帶姬宮、應神天皇甲辰歲十五年也、通考無、甲辰歲三字、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大江匡房宮崎宮記曰、尋、其本體、應神天皇之神靈也、我朝書文字、代、結、繩之政、即創於此朝、見朝野群載卷第二、日本書紀曰、十五年秋八月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菟道稚郎子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王仁者書首等始祖也、今號、入蕃菩薩、蕃當、作、幡、通考作番、亦非、字佐記曰、欽明天皇三十二年二月癸卯、豐前國宇佐郡菱形池上、小倉山邊有神、託三歲兒告異人大神比疑曰、辛國、城、八流、之幡降、辛國地名、在、大隅國曾於郡、我是日本人王十六代、譽田天皇廣幡八幡麻呂也、諸州

處々垂跡爲神、於是號、入幡大神、立祠祭之、蓋當時有紅素八面、幡降之瑞、故取爲神號、甚爲近理、或曰、天皇始誕生時旗降、後以爲神號、未知孰是、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武內事詳見日本書紀、又公卿補任曰、武內大臣孝元天皇五世之孫也、景行天皇九年己卯生、仁德天皇七十八年庚寅薨、歷事六帝、爲時名臣、壽三百二十二歲、不知所終、或曰、入美濃國不破山、而弗見、又曰、征東夷、賊平還薨、葬於大和國葛下郡、今室墓是也、次清寧天皇、通考脫此五字、安開、通考開作閑、是、欽明通考、欽作銘、非、即位十一年、通考無此五字、一當作三、始傳佛法於百濟國、日本書紀曰、十二年冬十月、百濟聖明王聖王遣、西部姬氏、達卒、怒喇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三歲問、十人語、同時解之、通考問作開、日本書紀曰、生而能言、有聖智、及壯一開、十人訴、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七歲悟、佛法、平氏傳曆曰、敏達天皇七年、太子七歲、燒香披見經論、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聖當作勝、日本書紀曰、推古天皇十四年秋七月、天皇請皇太子、令講、勝鬘經、三日說竟之、平氏傳曆曰、講竟之夜、蓮華零、華長二三尺、而溢、方三四丈之地、明日奏之、天皇大奇、車駕而覽之、即於其地、誓立寺、橘樹寺是也、時人名菩提寺、或曰、橘樹寺、今橘寺也、斯地、橘京岡本宮之所在、橘樹爲林、故寺亦有此號、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使小野妹子、事在平氏傳曆、道照當、作、昭、道昭事詳見續日本紀、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皇極天皇也、重祚治天下、亦號、齊明天皇、令智通等入唐求大乘佛法、相教、日本書紀曰、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五月、沙門智道智達、奉勅乘新羅船、往大唐國、受無性衆生、義於立葬法師所、持總當作持統、律師道慈、道

慈、智藏之徒也、釋書有傳、釋家官班記曰、元興寺僧善性、文武天皇二年三月十八日、為律師、律師自性始、持統天皇時未、有律師、故不可謂律師道慈、阿閉天皇、孝謙天皇、諱阿閉內親王、此重出阿閉天皇者非也、次飯依天皇、通考飯作、飯非也、依當作豐、次亦失也、次當在清寧天皇下、古事記曰、白髮大倭根子命清寧天皇也、坐伊波禮之甕栗宮、治天下也、此天皇無皇后亦御子、故天皇崩後無可治天下之王也、於是問日繼所知之王也、市邊忍齒別王之妹、忍海郎女亦名、飯豐王、坐葛城忍海之高木角刺宮、僧正立筋、元亨釋書有傳、孝明天皇、明當作謙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見唐書宋高僧傳等書、天炊天皇、通考天作、大是乃淡路廢帝、次高野姬天皇、通考無姬字、孝謙天皇重祚號稱德天皇、高野天皇者別號也、白壁天皇、光仁天皇也、諱白壁王、靈仙未詳、行賀釋家官班記曰、興福寺第二別當、寶龜十年十月二日、為律師、次騰元葛野、此處必有缺誤、騰元當作藤原、藤原葛野為桓武天皇時遣唐使、空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空海傳、智者止觀者、空海延曆二十三年五月、從遣唐使藤原賀能浮海、傳慧果、真言義、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略云、周遊諸寺、訪擇師依、幸遇青龍寺灌頂阿闍梨法號慧果和尚、以為師主、延曆寺僧澄、最澄、延曆二十三年七月、從遣唐使菅原清公浮海、屬天台國清寺道邃、傳天台教旨、詳宋高僧傳、在中卷、諸樂天皇平城天皇也、平城或作諸樂、俱和訓奈良、會昌中遣僧、僧惠蒙也、釋書蒙傳云、齊衡初應橋太后詔、齋幣入唐、著登萊界、抵雁門、上五臺、次光孝天皇遣僧宗睿入唐、傳教、釋書宗睿傳曰、貞觀三年、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二年也、觀此則光孝天皇遣睿者失也、仁

和天皇指字多天皇也、遣僧寬建等入朝、寬建謂中權、按菅家文章第九第十及菅家傳、確在唐久阻、兵亂、寬平五年二月、附商客王訥等上表、言大唐凋弊、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賜璫沙金一百五十兩、支旅菴衣鉢、八月廿日、以左中將菅原朝臣道真為遣唐使、九月下中權表、令公卿博士議、終止遣唐使、天慶天皇、朱雀天皇也、封上天皇、封當作村、守平天皇、圓融院諱守平、尾張、通考脫尾字、非也、通江、通考通作近是也、北六道、通考六作陸是、有狹、通考狹字上有若字是、丹彼、彼當作後、小陽道小當作山、美竹通考竹作作是也、伊紀當作紀伊、齋然復求、詣五臺、許之、天元五年七月十二日、齋然上人入唐時、為母修善願文曰、齋然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乃貢之使、而不遣、入唐間、待商賈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齋然願、先參五臺山、欲逢文殊之即身、願、次詣中天竺、欲禮釋迦之遺跡、觀此則齋然素有跋涉五臺中天竺之志、乃得詣五臺、而不能往、中天竺也、大朝、謂宋也、法濟大師、於宋有此號、本朝五臺山清涼寺、稱齋然號、弘濟大師、齋然天元五年十一月入宋、永延元年二月歸朝、凡六年、百練抄曰、一條天皇永延元年二月十一日、入唐僧齋然歸、隨第三傳釋迦像、十六羅漢繪像、并摺本一切經、到蓮臺寺、大臣公卿以下、車拜之、後安釋迦像于栖霞寺、藤原敦基、詩注、茲寺安釋尊第三傳之像、或栖霞寺號清涼寺、西峰據小右記瑞像記等說、嵯峨有棲霞觀、左大臣源融公之別業也、後為佛寺、號棲霞寺、齋然就建一堂、安釋迦像、永延元年八月十八日、奏請以愛宕護山號五臺山、建一伽藍號大清涼寺、安旃檀釋迦像、未遂、夙心、長和五年二月十六日逝、高弟盛筭法師重奏、以棲霞寺內釋迦堂號清涼寺、勅

許之盛筭從奮然入宋嘗作私日記惜哉無傳余修日本傳及讀宋史感獻太宗以職員令年代記發世祚遐久其臣不絕之歎息是以詣清涼寺訪其遺蹤如摺本一切經應仁之亂消歇瑞像記可以少概見矣今清涼寺納愛宕護神輿孟夏祭出之以迎送神寺雖在山下神地多屬焉故題樓門曰愛宕山蓋有以也奮然藤氏之子也因勸請氏神春日明神亦賽渡海無事合祭住吉大神云祠在棲霞寺東又奮然墓在棲霞寺側嘉因祚乾二人俱奮然弟子嘉因蓋盛筭別號上文嘉作喜恐非是佛祖統紀喜作嘉祚作祈表文中行程事通考論之宜互攷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奮然同時人公卿補任曰藤佐理者左近少將敦敏第一之子天曆五年正月七日叙從五位下廿八日昇殿時歲十八貞元二年八月二日叙正四位下為書殿門額賞三年十月十七日任參議此間叙位闕正曆二年正月廿七日任太宰大貳三年三月十四日叙正三位六年正月十八日止大貳長德四年任兵部卿七月廿五日薨東齋隨筆曰佐理手書感鬼神太宰秩滿歸路歷伊豫三島風浪惡不能發船夢三島神告曰乞書社額覺乃書之應時海上穩榜曰日本總鎮守大山積大明神咸平宋真宗年號咸平五年當日本一條院長德四年藤木吉未詳月令廣義載藤木吉獻真宗詩見中卷上令藤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國中不習戰鬪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藤木吉矢不及此乎及我戰國如本間孫四郎遠矢世之所知也與其兵爭能遠孰若其清平不能遠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如藤木吉亦古之道也景德亦真宗年號景德元年當一條院寬弘元年寂昭傳在釋書天聖宋仁宗年號天聖四年當日本後一條院萬壽三年熙

寧宋神宗年號熙寧五年當日本後二條院延久四年誠尋誠當作成釋書有成尋傳元豐亦神宗年號元豐元年當日本白河院承曆二年仲回孫忠未詳乾道宋孝宗年號乾道九年當日本高倉院承安三年以方物入貢內大臣平重盛通好於宋施金子育王山詳見平家物語蓋謂此也淳熙二年當高倉院安元元年火兒蓋肥後也火兒和訓近肥後紹熙宋光宗年號紹熙四年當日本後鳥羽院建久四年慶元宋寧宗年號慶元六年當日本土御門院正治二年嘉泰亦寧宗年號嘉泰二年當土御門院建仁二年凡有宋之間我朝僧入宋者多及於史之闕文證月上人渡唐記一卷聞其名未見之那蘭陀寺道眼入宋兼好法師略言之不詳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夷部樂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日本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又卷之三百二十四

四裔考 倭即日本 倭於為切順貌 烏何切國名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云云不可往來南史倭西南里有海人云云言語異倭國有獸如牛名曰山鼠又有大蛇云云蛇則死矣魏志曰從帶方郡至倭

循海岸云々、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

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子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升難未等並拜中郎校尉、假印銀青綬、勞賜優渥、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使奉詔書印綬、并齎詔賜金帛錦、刻刀鏡采物、倭王國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復遣使、上獻生口方物、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乎素不和、遣使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晉掾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遣使送政等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青大句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安帝時、倭王讚遣使入朝貢、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讚死、云云、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云云、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彌躬、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篋、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陳平至隋開皇二十年、云云、此後遂絕、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

詔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白雉、獻琥珀瑪瑙、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蟆人偕朝、蝦蟆人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百步、射無不中者、天智死、子天父立、死、子總符立、咸亨元年、云云、有絲絮怪珍、云、宋雍熙元年、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年代紀各一卷、齋然衣緣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官也、齋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召見、存拊甚厚、賜紫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唐季、寓縣分割、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可嘆也、其國多中國典籍、齋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皆金縷紅羅襪、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註者越王、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齋然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船歸其國、後數年遣弟子、奉表來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齋然書曰、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云云、皆齋然所記、云、按、隋開皇唐永徽長安天寶元和開成、史稱遣使來貢、與此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及開元二十三年、大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

咸平五年建州、云云、以國人唱和詩來上、其詞雕刻膚賤無取、後賜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八人、云云、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云云、仲回等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

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客而云云。綱首進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丐於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往明州養贍。候有便船，發回本國。十年，七十二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隻物件盡數給還，仍給常平米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回國。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其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三朝志：雍熙中僧裔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余（余當作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叙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而繼之曰：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

今按：桃花曲水宴，日本書紀：顯宗天皇元年及二年二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爾。來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政事要略卷第二十三，舊記云：養老四年大隅日向兩國隼人發亂，勅以豐前守宇努首男人為將軍，祈八幡大神伐之，多殺隼人，大勝之。於是為放生會，報神恩，始自宇佐諸國亦有放生，凡放生會奏樂為相撲，以樂神通考與宋史大同小異，同宋史文以云云略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軒轅本紀云：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飛黃，一名飛黃，或萬里，乘此令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人壽二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宜今太僕寺有乘黃翼，即其事。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无常。今按：黃帝之時，當日本神代之季。

異稱日本傳卷上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翰林院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

勅纂

四夷部三 東夷三
倭 日本 紆嶼人 蝦夷國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川為居，凡百國，漢武帝滅朝鮮，使駟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倭王居邪馬臺國云々。

今按：太平御覽所引，後漢書以下文，余與正史參考，同者略之，以云云攝之，正史全文皆見

上
魏志曰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云云自帶方至女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
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來其使詣中國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謂之恭敬其呼應聲曰噫噫如然諾矣

今按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今魏志無此文故備存之宜參考

日本國

唐書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云云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
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錦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
閑雅則天宴於便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初日本國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云云

又曰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貢使判官高階真
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綜嶼人

外國紀曰周詳泛海落綜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

今按綜嶼不知指何地疑今八丈島歟

蝦夷國

唐書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觚而立數十步射

之元不中者明慶四年十月隨倭使入朝

今按明慶當作顯慶顯慶唐高宗年號顯慶四年當日本齊明天皇五年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宋翰林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昉等撰 明長洲許自昌玄佑甫校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為飛龍衛士善雕木為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振于腹中發之則飛高
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為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
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
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今按唐憲皇當日本平城天皇嵯峨天皇之世

又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振
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飛龍
使異其機巧奏之上一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
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
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

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廻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々如蠅聲、及曲終累々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蠅蠅於數步之內、如鶴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出杜陽編

今按、穆宗當日本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之世、昔本朝飛驒國多匠氏、巧作宮殿寺院、又有作木偶人、動容周旋如生者、至于今稱曰飛驒工、如韓志和蓋亦飛驒國人、有道術而廉者也、

又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弈碁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碁、上敕待詔顏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碁、局冷暖玉碁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碁局、光潔可鑑、及顏師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廻話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尙有顏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出杜陽編

今按、大中、唐宣宗年號、玉海以此故事繫、大中七年、當文德天皇仁壽二年、然遣我王子于唐、及王子事無考、高名錄曰、橘良利肥前國大村人、寬平之世爲碁妙手、出家號寬蓮法師、源氏物語曰、碁聖大德是也、蓋碁聖去仁壽近矣、而非王子矣、凝霞臺、韻府霞作露、豐後國直入郡有建男霜凝日子神社、海部郡佐加關有白濱黑濱、生黑白石、若置碁子、人不能取之、神所不許、蓋凝霞、爲霜凝乎、或曰、手譚池、指熊野那智瀧、那智三卷書曰、那智舊名難地、以此言之、譚池難地音相近、那智產好碁石、未知孰是、據書言故事等書、當作之言、見下文、嘗檢稗海、載杜陽編、

又卷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云々出紀

又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

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縊而下、諸人更相縊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出紀

今按、永徽唐高宗年號、當日本孝德天皇、齊明天皇之時、此言萬里皇華使將赴日本、海中逢風波、至異類之地、喪命或幸免也、嗚呼古來、我遣唐使亦遭多少難、是以嘗贈大相國、奏停遣唐使、源能州著空俊蔭、托言遣唐使漂至波斯國、皆言行路難、良有以也、
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二十九詩六十九

翰林院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勅纂

釋門一 送僧歸日本

錢起

上國隨緣去、集作東來、途若夢行、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水月通禪觀、魚龍聽梵聲、唯憐塔燈影、萬里眼中明、

又卷第二百二十二詩七十三

釋門五 送僧歸日本

方干

四極雖云共、二儀晦明前後即難知、西方尚在星辰下、東域已過寅卯時、大海浪中分國界、扶桑樹底是天涯、滿帆若有歸風便、到岸猶須隔歲期、

日東一作本僧

項斯

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已無身後念、猶坐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窗出艾煙、要人知是客、白

日指生緣、

今按、此詩載二體詩下卷、大異、日東僧作、日東病僧、已無身後念、作不言身後事、要人知是

客、白日指生緣、作已無鄉土夢、起塔寺門前、

又卷第二百二十四詩七十四

釋門六 贈日東鑿禪師

司空圖

故國無心度、集作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飛山集作山、螢照寂寥、

今按、此詩亦載二體詩上卷、

送日東僧遊天台

楊夔

一瓶離日外、行指赤城中、去自重雲下、來從積水東、攀蘿躋石徑、挂錫憩松風、迴首鷄林道、唯應夢想通、

又卷第二百二十二詩八十二

隱逸三 送褚山人歸日本

賈島

懸帆待秋色、去人杳冥間、東海幾年別、中華此日還、岸遙生白髮、波盡露青山、隔水相思在、無書也是閑、

送朴山人歸日本

釋無可

海際晚帆開、應無鄉信催、水從荒外積、人指日邊迴、望國乘風久、浮天絕島來、儻因華夏使、書禮疑作札轉悠哉、

又卷第二百七十一詩一百二

送行六 送金文學還日東

沈頌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中。煙霧積孤島，波濤連大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措爾躬。

今按：褚山人朴山人金文學不詳何人也。金文學，蓋吉備公與，金吉音近，我國人入中土，多易姓名，猶阿倍仲麻呂稱朝衡之類，其餘不可考。

又卷第二百八十詩一百八

送行十五 送人之日本

方于

蒼茫大荒外，風教即難知。連夜揚帆去，經年到岸遲。波濤吞集作含左界，星斗正東夷。集作定東維或有歸風便，當為相見期。

又卷第二百九十六詩一百四十六

行邁八 奉使 衡命使本國

胡衡

衡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今按：卿命，字彙曰：奉君命而行曰卿命。檀弓曰：衡君命而使，朝衡日本人，仕唐奉命使父母之國，故曰卿命使本國。胡衡當作朝衡，朝衡阿倍仲麻呂也。詳見李白詩條。古今和歌集傳仲麻呂傳，引此詩為仲麻呂詩，又張之象唐雅此詩為朝衡作，則胡字訛書明矣。國指唐。

忝侍臣，謂自秘書監歷左補闕為侍從之臣。天中，九重明主。蓋玄宗也。衡歷事玄宗肅宗代宗，海外指日本。慈親，乃衡之父母。衡其先出自孝元天皇皇子大彥命，阿倍倉橋麻呂之後也。父正五位上中務大輔船守，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玉津，言奏請離帝居，乘駟馬至津而入海也。蓬萊，在日本所指不一，或曰熊野，或曰富士，或曰熱田。宜參考史漢六帖日東曲靈應記曰：加賀國白山也。六家抄註曰：攝津國住吉也。藤原家隆歌：君加為蓬萊島，寄奴倍之生藥取住吉乃浦是也。或曰：在嚴島海底，巨龜負金山，夜夜出沒不測。承安四年上皇願文曰：省鼈波之浮蓬靈是也。若木，樹名。淮南子曰：灰野之山有樹，名曰若木，日所出處。西望，西望唐也。恩，君恩。東歸，東歸日本也。義，臣義。辰，時也。平生一寶劍，衡常所帶之寶劍。結交人，據新舊唐書儀王友朝衡，又魏萬包信王維李白等，為平生友，不知留贈寶劍者誰也。衡以靈龜

二年八月入唐，其後奉使歸寧父母。天寶十二載，又入唐，逢安史亂終不歸。代宗時卒，年七十二。續日本紀曰：光仁天皇寶龜十年五月，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勅賜東純一百疋白綿三百屯。李白卒在衡前，而哭晁衡詩可疑。蓋衡歸本國時風浪惡，白誤以衡為死乎。江談鈔及長谷寺記曰：吉備公入唐時，仲麻呂已卒，為鬼與吉備公語者，甚非也。二人同時人也。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

包信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隣。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唇閤，曉日上車輪。早議本朝歲，塗山玉帛均。

今按、晁臣卿、朝衡、李太白詩、作晁卿衡是也、晁姓、王子朝之後、故古來朝晁通用、如漢晁錯、一作朝錯、

又卷第二百九十七詩一百四十七

行邁九 奉使 重送陸侍御使日本

錢 起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辭天使星遠、臨水簡霜秋、雲帆迎仙島、紅旌過層樓、定知懷魏闕、廻首海西頭、

今按、此詩前有送陸珽侍御使新羅詩、曰、衣冠周柱史、才學我鄉人、受命辭雲陛、傾城送使臣、去和滄海月、歸思上林春、始覺儒風遠、殊方禮樂新、觀此則陸珽使新羅及日本、故首句曰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與、

送日本使還

徐 嶷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夜泛潮廻際、晨征葦蒼中、鯨波騰水府、唇氣壯仙宮、天眷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

送王中丞使日本

曹 松

辭天理玉簪、揆日使鷄林、獨有中華戀、方同積浪深、張帆度鯨口、啣命見臣心、渥澤遐宣後、歸期抵萬金、

又卷第四百七十一翰林制詔五十二

蕃書四 諸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張 九齡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滹真人廣城集作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漂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城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漂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城等漂集作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域、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本集作本、蕃云云、當用驚嗟、然大壤悠悠、各有命也、冬中甚冷、集作中、卿及首領、百姓並云云、指不多及、今按、秘笈新書云、賜外國書曰蕃書、此勅書出曲江集見上、又卷第五百八判六 樂門十九道

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于朝、旄人奏散不以鞞、爲惠文冠所持、辭云屬鞞鞞氏、

對

張 秀 明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皇恩載洽、式宴于朝、眷彼旄人、掌我夷樂、邊夏不雜、聲未動於禁鞞、風霜有典、罪已彰於惠文、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旄人有訴、問鞞鞞氏、

同前

常 無 欲

中國有孚、殊方委款、不遠波海、來趨天闕、仰衣冠而竭誠、願臣妾而見訴、國客茲備、式宴且酣、方樂未陳、闕歌與舞、旄人典斯、鐘鼓賦彼、鞞任既乖、周舍之宜須實、踈遺之罰、爲惠文所

抵信得其由、推鞞鞞之德、一作未聞其可、
又卷第五百五十一判四十九 雙關門中十二道

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云云、屬鞞鞞氏、

率木脩防判

又柴桑備陽侯脩防、率土木丁獨不從、曰將俟息壤、無何是成、徒告其祿縣、以為瑞科告不伏、
並仰正斷、

對

湖南聲教萬國賓王、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日本歸獻、越沙海而西浮、陽侯順流泛滄江而東徙、
衣冠所到、是同於中外、帷蓋其飛、有觀於今昔、而賜之禮樂、飾以隄防、歌鍾之奏已聞、土木之
功爰事、將使陳茲禁鞞、無差絕國之音、乘彼柴桑、有廣通津之備、彼而奏發、稍一作失、有常、此
獨不從、寔乖於衆、遽彰糾禁、幾抗成詞、初引罪於鞞鞞、竟登期於息壤、職司之分、是則可矜、
祇妄之疑、未應為允、惠文所効、旄人不可、實刑、息壤既成、縣斷理宜、稱瑞、各從案記、庶用平
反、

今按、請吏トハ服義、文選單于白屋、請吏シヤカフ職、旄人、舞者也、惠文冠、法冠謂御史、鞞鞞、四夷
樂人之革履、故周禮名掌四夷之樂官、曰鞞鞞氏、言、唐朝賜宴于我遣唐使、當以鞞樂、而旄
人奏散樂、不以鞞、故御史彈治之、旄人亦訴于樂官、於是令諸儒判之、數有問對、鞞鞞鞞鞞

北狄也、當時服于我、陸奧坪ツホクイシノフミ碑、曰、多賀城去鞞鞞國界三千里、散樂、文獻通考云、散樂、
野人為樂之善者、非部伍之正聲、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皇朝類苑一曰皇宋事實類苑

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 軍州事 江少虞 撰

仙釋僧道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住
天台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許人、每
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
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
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鮪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紀
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
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願
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為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
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并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
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漸、鄱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
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予遣以印本
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棹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

不暫舍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其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見楊文公談苑

今按、景德宋真宗年號、景德三年當日本一條天皇寬弘三年、延曆寺歷當作曆、寂照俗姓大江氏、名定基、仕至參河守、後投僧都源信出家、詳見元亨釋書及源平盛衰記、國王年二十五、謂一條天皇、每歲春秋云云、常三四十人、略言我朝登科義、菅原和長、桂林遺芳鈔曰、王者用人、唯貴賢才、故試四科舉人、更試詩賦各一道、皆獻策、試詩之時、有虛題、有實題、題風月為虛題、題經史為實題、詩必五言也、或六對十二句、或八對十六句、於大學寮試謂寮試、於式部省試謂省試、各有法、而有評定文、賜進士及第者二十人、以為常、若過此數者名餘員、亦曰小省試、或有放島試、於朱雀院行之、令進士駕舟放島獻策、延喜十六年八月廿八日、行幸朱雀院、御題高風送秋、時及第者八人、康保二年十月廿三日、行幸朱雀院、御題飛葉共舟輕

時及第者、橘倚平及御問辨、散樂、藤雅材獻策、式部省被置管神時御視、承久蒙塵失之、其餘事詳遺芳鈔、伊州有大神、謂二所大神宮、見下卷引武備志條、山州有賀茂明神、謂山城國愛宕郡賀茂別雷神社、賀茂御祖神社也、此兩社、乃山城國之鎮、天下宗之、其神之靈、其祭之久、詳見山城國風土記及國史、本國有國史、云云、國史謂類聚國史、新國史等、秘府略、天長二年滋野貞主奉勅、與諸儒撰之、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千卷、文觀當作日觀、日觀集也、村上天皇在東宮、令詞臣撰之、詞林、新撰本朝詞林、江談抄云、源為憲撰、在故二條殿下所傳于世者、略本也、混元錄、混當作坤、聲之誤也、坤元錄、魏王宇泰所撰、即括地志也、其書殘缺、我朝傳之、古人多取其地名題詩、野人若愚、不知何皇子也、或曰、具平親王歟、親王者村上天皇第七之子、冷泉天皇圓融天皇之弟也、寬弘六年四月十六日薨、以文才稱、余謂、國王弟而自稱野人、必出家隱者乎、然則非具平親王矣、此時藤行成、以入木鳴于世、蓋若愚者皇子為桑門、學書於行成者、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云云、藤原道長、御堂關白也、道長公記曰、寬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己丑、入唐寂照上人書來、可憐、萬里往來書、治部卿源從英、從英當作俊房、從、俊字似、英房訓同、源俊房者道長公外孫、後號堀川太政大臣、嘗著水左記、夜鶴庭訓抄云、俊房能書、榜、妙筆、

廣知博識 僧贊寧

江南條諤知、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綵翠

奪目朱冠紺毛金背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謬價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軸畫鬻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謬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島和切海水或滅則灘積微露倭人於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淚兼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湘山野錄

今按事文類聚畫牛作畫羊淚兼山作沃焦山又歷朝故事註沃焦山在東海中又卷第六十

風俗雜誌 日本扇

熙寧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鷓鴣青紙如餅摺爲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傳以五彩近岸爲寒蘆衰蓼鷗鷺竝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絕高余時苦貧無以買之每以爲恨其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

今按熙寧宋神宗年號熙寧末我朝白河天皇時也前與寂照書今扇畫其書畫之妙見稱于中華可謂當時我朝不乏人也

又卷第六十三

談諧戲謔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夷使面乞令辭臣撰一寺記當時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忽撰寺記時張尙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閣門翹足而待又中使三促之紫微大寤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種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湘山野錄

今按祥符大中祥符宋真宗年號佛祖續記以祥光爲景德五年事景德五年即祥符元年當日本一條天皇寬弘五年

又卷第七十八

安邊禦寇 日本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來朝獻其國職員令年代紀裔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爲真連國五品官也裔然筆札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記一卷及裔然表啓一卷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裔然後歸附商人缸奉所貢方物爲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不推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

求文籍釋典以歸、開元中有朝衡者隸大學、應舉仕至補闕、求歸國、授檢校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歷官左右常侍安南都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買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楊文公談苑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鏤與銅、真鍮似金、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壯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巧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今按、司馬溫公集略亦載日本刀歌、大同小異、妖作祓、玩作用、蒼波浩蕩無通津、作嗟予乘桴欲往學、愚謂、張鼎思之博洽、以日本刀歌為歐陽永叔之作、然則後人誤入溫公集、與、先徐福歐陽子以日本先祖為徐福者非也、宜參考引晉書及世法錄、今按、

玉海卷第一百八

凌儀 王應麟伯厚甫

音樂門 四夷樂 唐日本獻樂

寶錄、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帝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來朝、朕

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僚宴、陳百戲以禮之、

今按、唐宣宗大中七年、當日本文德天皇仁壽二年、檢我國記、此年秋儻唐商欽良暉發舶、圓珍法師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著唐之嶺南福州境、此外不見遣王子事、

又卷一百五十四

朝貢 獻方物 元豐日本貢方物

太平興國九年三月、日本古倭奴國也、肅然來獻銅鈴磬壺并本國職員全年代紀、又言、其國多中國典籍、因出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孝經即鄭氏注、越王唐越王正也、元豐元年閏正月二十五日、日本僧仲廻貢方物、乾道九年五月廿五日、貢方物、

今按、太平興國九年、即雍熙元年、宋太宗年號、職員全當作職員令、詳見宋史條、又玉海第一百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三、第一百五十四、日本事與魏志唐書等同者故略之、

書言故事大全卷之四

廬陵 胡繼宗 集 安成 陳玩直 解

瑣言、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棋、コバ、帝命待詔願師言與之對手、待詔官名、對手對著棋也、王子出本國楸玉、碁局、冷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木之色、冷暖者冬暖夏冷、

米元章書史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

劉涇在宿州、云々、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

中華古今注卷中

國子監大學博士 馬 編集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為愁眉。長安婦女好為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今按日本書紀神代卷曰。髻鬢弘仁先說訓之曰。御以那惰吉見林始不曉此訓義。及讀中華古今注而後知。御以那御結長也。惰吉即墮髻之義。本國婦人髮之形也。言其結髮長也。今散髻加美也。古事記髻鬢作御美豆良。

鼠璞

桃源戴埴仲培父

扶桑

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

今按鼠璞之意。以扶桑倭俱為日出之處。乃扶桑與倭別。此意是也。愚按詳見上卷引述異記下。

菊譜

彭城 劉蒙

花總數三十有五品。以品視之。可以見花之高下。以花視之。可以知品之得失。具列之如左云。

新羅第二

新羅一名玉梅。一名倭菊。或云出海外國中。開以九月末。千葉純白。長短相次。而花葉尖薄。鮮明瑩徹。若瓊瑤然。花始開時。中有青黃細葉。如花葉之狀。盛開之後。細葉舒展。迺始見其藥焉。

枝正紫色葉青。支股而小。凡菊類多尖闕。而此花之藥。分為五出。如人之有支股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似非尋常之比也。然余觀諸菊開頭。枝葉。有多少繁簡之失。如桃花菊則恨葉多。如毬子菊則恨花繁。此菊一枝多開一花。雖有旁枝亦少。雙頭並開者。正素獨立之意。故詳紀焉。

今按菊譜以白菊為出海外。名倭菊者是也。又謂新羅則似出新羅國。然非此義。蓋日本語白曰之良。與新羅音近。故謂新羅菊。亦白菊之義也。自古和歌詠菊者多詠白菊。重我國之產。且色尚白也。中國白菊詩少。許棠白菊詩曰。所尚雪霜姿。非關落帽期。香飄風外別。影到月中疑。發在林凋後。繁作開。當露冷時。人間稀有此。自古乃無詩。見文苑英華第三百三十二。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人集四

廬陵 羅大經景綸 編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鐘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即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墨曰。蘇彌。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々。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叉兒。雨

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今按安覺者釋經祐、姓色條氏、本名良祐、號安覺、千光國師弟也、嘗入宋、歸朝之後、止筑前國田島香正寺、汲彥、高根、神泉、在豐前國、詳見下卷海東諸國記條、滴爲硯水、手自書寫一切經、承元元年十二月終、其功、筆畫楷正、今猶存、天人當作天皇、牧隊、隊、在國司、在字、衍字、殿羅罷當作罷殿羅、秀、和訓罷殿流、羅與、流音通、然此訓不合、秀才二字、秀才曰須具禮罷殿多流加度、亦曰比止加度、選叙令云、凡秀才、取博學高才者、考課令云、凡秀才試方略、策二條、義疏、方大也、暑要、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粗通爲中上、文劣理滯皆爲不第、黃榜、御坊也、御訓黃、坊榜音通、國俗尊僧曰御坊、客安之安衍、大宋僧史略卷下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 贊寧 奉 勅撰

日本國僧圓載住西明寺、辭廻本國、賜紫遣還、倭國則賜僧傳燈法師之號、

今按倭名抄、我朝僧位階、有傳燈大法師位、准三傳燈法師位、准四傳燈滿位、准五傳燈住位、准六位、傳燈入位、准七位、

歷朝釋氏資鑑卷第五

閩 辰峰 沙門 熙仲 集

大隋丙寅大業二年、倭國云云、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日入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甚悅、

今按、中原師遠等勘文、引經籍後傳記曰、小治田朝推古天皇遣小野臣因高於隋購求書籍、兼聘

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詳見善隣國寶記、釋氏資鑑曰、帝覽之甚悅、殆近于此矣、
教行錄卷第四 四明石芝沙門 宗曉 編

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 并序 准行業碑則云二十七問、若據傳寫諸本並載二十七問、恐續後問答參入前文、今依二十七問刊行、

日本國師問 四明法師答

皇宗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齎到彼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憑教略答、隨問書之、

諸方匠碩、或一披覽、無吝斤削云、

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恭投、

函文、伏冀垂慈、一一伸釋、不勝至幸、

日本國天台山楞嚴院法橋上士位內供奉十大禪師源信 上

一問、法華三周、授記作佛云、近代疑者云、爲是初住佛、爲是妙覺佛、若是妙覺者、大師常云、初住八相、佛也、若是初住者、圓頓速疾、經一二生、尚可究竟、況經無數劫耶、
答、三周所授乃八相應身、記也、此之八相、始從初住、分顯法身、終至妙覺、究竟法身、皆能現此益物之相、三周得入者、不局初住、如疏云、身子既是上根利智、必是超入、而多云初住者、蓋指其首耳、又皆云、經無數劫者、與物結緣、作淨佛國土因也、若無衆多受化之機、如何現身說法耶、若論法身之本、乃即座而得、豈待經無數劫乎、

337466

二問云云
答云云
二十七問五百問論題下云妙樂大師造疑者云此論似多訛謬且舉一二如言阿難羅雲論中不舉供養佛數及破佗師所釋種性等七地義似歡喜等十地若是大師所製不可不通答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

草菴錄紀日本國師問事

日本國師嘗遣徒航海致問二十於法智法智答之皆深於理致也後廣智嗣法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齎金字法華經如贊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洪台學會魯公碑其塔具道之

再答日本國十問

此十問不知彼國何師所設而來相傳但云日本國問四明法師答

一問云云 答云云
十問云云 答云云
又卷第六

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

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于日本國矣此文見泉本真而此說不可亡矣
今按據唐決集元亨釋書則二十七問也云二十問非也上士位士當作人二十七及十問

答略之宜參考本錄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釋門正統第一

晁公序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云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荆溪荆溪復傳而至新羅曰法融曰理應曰純英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于日本至元豐初海買乃持仁王經疏二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得之云云

今按釋門正統所引晁說之仁王經疏序文比教行錄詳又第二義寂傳

初智者所說教迹自安史挺亂以來會昌籍沒之後當時碩德但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

多流海東、師痛念本折枝摧、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以錢忠懿王覽內典、昧於教相、請叩詔國師、詔稱師洞明台道、王召師建講、遣使抵日本、求其遺逸、仍為造寺、賜號淨光、追諡九祖尊者、台道鬱而復興、師之力也、嚴教主拜像詩云、憶昔昏霾萬里開、德星一點耀南台、修真名自神州起、慕法僧從日本來、道樹幾將成巨蠹、慧燈相次作寒灰、當時不假扶持力、塵劫茫茫事可哀、

智禮傳、日本國師源信、嘗遺學徒寂照等、持二十七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厥後廣智嗣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齋金字法華經、如贊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弘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據教行錄、更載答日本十問之文、但不知為彼國何師也、

又第三弟子志

所謂天台教者云云、此宗自安史據亂會昌籍沒以來、舊聞放失、傳者罔憑、或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吳越、錢忠懿王、觀永嘉集、昧於教相、叩問詔國師、師稱螺溪、寂洞、明台、道、王召寂建講、為遣使日本、求其遺逸、

今按、禪宗永嘉集二卷、唐永嘉、沙門玄覺撰、此永嘉集、文、事詳佛祖統記、見下、

所謂密教者云云、先是空、弟子慧果、授與日本空海、傳授不絕、近俊、來雲、間、從北峰印學者、即其遺派、學術行業、真、海東翹楚也、又第七

宗印字元實號北峰、云云、嗣法俊、先傳密教於日本、慕台道、航海來學、開禧、逆虜犯順、仍欲結壇誦咒、如不空解安西園者、時論翫靡、扣關無路、師俾仍遣、徒於日本、取五部法、而徒死于海、吁聖教行否、亦有時耶、茲足以表其無我、

今按、俊、泉涌寺僧、傳見元亨釋書、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 勅撰

唐揚州大雲寺鑒真傳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中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獎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為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為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通、動必研幾、曾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為一方宗首、冰池印月、適足清明、貌座揚音、良多響答、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缺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清問、禮真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乎、真觀其所以、察其翹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為國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真乃慕比丘

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陵、賚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舟人願其垂沒、有投棄籬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壓之幾沒、泊出島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於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舍那殿前立壇、為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座亡、身不傾壞、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春秋七十七、至今其身不施、苧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僧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今按、南岳、思禪師、生彼為國王、興隆佛法、元亨釋書鑑真傳曰、我聞南嶽思公、生和國、弘佛法、聖德太子事我知之、詳見下文傳燈錄條、長屋王、高市親王之子也、仕至左大臣、故曰長屋者、則相國也、與實非相國矣、城大寺、城當作東、王子一品親田、親當作新、新田部親王、天武天皇第八之子、天平七年九月薨、東征傳曰、以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廿三日、勅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真以此田欲立伽藍、時有勅旨、施大和上園地一區、是故新田部親王之舊宅、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後請官額、今唐招提是、思託、鑑真之弟子、台州開元寺僧也、東征傳有思託五言初調、大和上二首并序、東征傳一卷、寶龜十年二月真人玄開撰、高僧傳謂

思託著東征傳者失也、

又卷第二十九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洋、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禪師之禪決、屬邃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秘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為憑、云澄泛海、到國寶教法、指一山為天台、號一寺為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遙尊、遂為祖師、今按、貞元、唐德宗年號、貞元二十一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四年、指一山為天台、謂近江國比叡山也、號一寺為國清、謂延曆寺也、澄傳見元亨釋書、亦詳有別傳、

又卷第三十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

今按、圓載事見引唐詩鼓吹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宋沙門道原纂

雲居道膺禪師傳

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况乎國王、洞山然之、

今按世傳聖德太子前生南嶽思大和尚也然據道膺說則虛也又羅浮子曰或問傳燈錄雲居道膺傳謂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鑑真亦曰我聞思公生和國弘佛法聖德太子事我知之且又所行于世太子傳具載此事未知果然否余答曰再生之說浮屠氏之所言也非吾儒之所專言也雖然羊祜圓澤事是史傳之所稱亦不可誣乎有說于此人物之生也皆天地陰陽之所感生者自息死者自消譬如逝川之不舍晝夜更無一息之間斷也今年之春非去年之春樹頭之花非復根之花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由是觀之無入死再生之義雖然聚散遲速如火之初滅而烟氣猶鬱乎故有鬼神之感格有厲靈之來出有精爽之依託有魂魄之流行而其終由太虛無所不之何蹤跡之遺有哉况其人死又託胎乎佛氏三世之說今之果夙之因也今之因後之果也其要至令人人修善止惡而已下愚庸昧不悟此意恐懼疑惑遂以為實有三世是必野狐耳若夫祭祀祖考存其至誠則洋洋乎如見如在譬如植梅子得梅樹種杏仁得杏樹於物已然人亦如此是蓋一氣之條理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誥也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日本國覺阿上人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歲餘始至乾道辛卯夏也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

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文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即命海陸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穎會元穎作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幪頭孤路行其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錮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會元論非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々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一十事貯以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

今按普濟五燈會元亦載覺阿上人傳大同小異乾道宋孝宗年號辛卯乾道七年當日本高倉天皇承安元年嘉應高倉天皇年號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百鍊鈔曰後白河天皇嘉應元年六月七日出家法諱行真時年四十三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高倉天皇仁安三年三月廿三日即位時年八歲至承安二年已五載矣淳熙亦孝宗年號乙未淳熙二年當日本高倉天皇安元々年壬寅淳熙九年當日本安德天皇壽永元年

佛祖統紀卷八

大宋 四明東湖沙門志磐 撰

十祖與道尊者道遂傳，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大守，求一言為據，大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闍梨，身雖異域，性質同源，明敏之姿，道俗所敬，既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賢，遂公法師摠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密，不外空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舟東還，指一山為天台，創一刹為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日蕃，遂遙尊遂師為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述曰：指要斥日本乾淑所錄，遂和上止觀中，異義云云。

今按：陸淳印記，亦見高僧傳，其言大異，故雖涉泛俱舉之，創一刹為傳教，非也，高僧傳曰：號一寺為國清，近是，元亨釋書最澄傳曰：弘仁十四年春二月，賜寺額，配紀元曰：延曆，遵先皇之崇建也，貞觀八年秋七月，敕謚傳教大師。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挺亂，天寶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相繼反逆，近從會昌焚毀，武宗會昌五年，院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詔國師，傳燈，天台詔國師，姓陳，嗣清涼益禪，與智者同姓，詔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以同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王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請謚天台諸祖，以下六祖，一家教學，鬱而復興，師之力也，案：二師口義云：吳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令諸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復興，師之力也，華嚴骨目，五百門等不復至，據此則知，海外兩國，皆曾遣使，若論教文復還中國之實，則必以高麗諸觀來奉教卷為正。

今按：佛祖統紀之意，天台教文得之於日本，而小註及第十第二十三卷，第四十四卷，以為得之於高麗，日本兩國，據皇朝類苑，則天台中興者，盡得之於日本，已見上。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傳：至道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

今按：至道當作咸平，咸平六年，當日本一條天皇長保四年，寂照為師持台教疑義，遠使於宋，時亦通國信乎，故皇朝類苑曰：入貢，佛祖統紀曰：日本國遣寂照，亦此意也，問目事亦見佛祖統記第十二第五十俱列下。

又卷十

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傳，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寶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

又卷十二

廣智尚賢法師傳：日本國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為贄，請學輪下，三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智為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又卷五十一，清獻公所撰碑文畧見下，宜參考。

今按：咸平，宋真宗年號，咸平六年當日本一條天皇長德四年，元亨釋書源信傳曰：信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嗟嘆曰：東域有深解之人乎，乃造答釋，返之，風舶

來往音問相繼，又安海傳曰：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宋之知禮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庸義豈須遠問，乃作上中下三答曰：宋國答釋不出我三種而已，及禮答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答及海釋，如慕讀祭，余謂：知禮私淑於螺溪三世之傳，而專天台中興之名，溪也得遺教於日本，而日本信請業於禮，觀此則如禮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乎，安海法師，誠出類拔萃之人也，亦可知本朝作人之盛矣，又寂昭傳曰：長保二年，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昭寄知禮法師，禮延昭為上客，丞相丁晉公，欽昭德義，禮答釋成，昭欲持歸本土，晉公留之，昭止于吳門寺，令其徒送禮答釋，今佛祖統記，言昭欣領歸國者非也。

卷十七

法師俊芿，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唐元和間，國人空海入中國，久之航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峰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禧初，北虜犯邊，芿啓北峰，欲結壇誦咒如不空解，安西圍時論委靡，竟不克行，北峰乃令遣徒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淪于海，今按：開禧，宋寧宗年號，當日本土御門天皇之時。

卷二十三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王鏐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今東壽昌，今按：清泰二年，當日本朱雀天皇承平四年。

卷三十

瑜伽密教二祖不空灌頂國師傳，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鑑菴曰：自金剛智諸師為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寢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卷四十

高宗永徽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辨法師傳法。

今按：永徽四年，當日本孝德天皇四年，道照續日本紀日本靈異記元亨釋書等作道昭，靈異記上卷曰：道昭法師奉勅求法於大唐，至於新羅山中講法華五百群虎來聽，其中有人，以倭語舉問，昭問誰曰：役小角也，昭以為我國賢聖也，下高座求之，無人。

顯慶三年，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今按：顯慶三年，當日本齊明天皇四年。

卷四十一

玄宗開元四年，日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今按：開元四年，當日本元明天皇靈龜二年，元昉續日本紀元亨釋書等作玄昉，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僧伽榮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鑿真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羣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今按、開元十四年當日本聖武天皇神龜三年、鑿真事詳具上、又卷四十二

宣宗大中四年、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今按、大中四年當日本仁明天皇嘉祥三年、

十二年、日本國沙門慧鏐、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衆疑懼禱之、白、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鏐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則有新羅礁、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今人或稱五臺寺、又稱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傲其製刻之、新羅礁、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置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山名補陀、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為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懇禱、或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蘭若、是為海東諸國朝觀、商賈往來致敬投誠、莫不獲濟、草菴錄今按、大中十二年當日本文德天皇天安二年、慧鏐文德實錄及釋書作、惠萋實錄曰、嵯峨太皇太后、嘗多造寶幡及繡文袈裟、窮盡妙巧、左右不知其意、後遣沙門惠萋、泛海入唐、以繡文袈裟奉施、定聖者僧伽和上唐僧等、以寶幡及鏡奩之具、施入五臺山寺、又卷四十四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

之、至是高麗遣沙門締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吳越王傳

雍熙元年三月、日本國沙門奝然、丁久來朝、然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文字、云々、次元(桓)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和年中也、貞元和間有日本最澄、嘗以此為傳教之始、可也、而奝然乃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何耶、唐書亦言、空海肄業中國二十年、然吾宗未見空海傳教之迹、今據釋門正統云、空海入中國、學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始知奝然言、學者教著誤也、案唐書、日本、漢、倭人也、云云、

端拱元年、日本國法濟大師奝然、遣弟子嘉因、祈乾來朝、

今按、宋史嘉因作喜因、祈乾作祚乾、

卷四十五、真宗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昭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五年、日本國遣使釋(譯)(五十三釋作人)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敕詞、臣為撰寺記、

卷四十六

仁宗熙寧五年、日本國沙門尋成(成尋)來朝、

卷四十八

孝宗乾道三年、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棲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揖太守、褫封疾讀、以爪摺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不無疎繆、遂一一為折之、使慚懼而

退，守踊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又卷五十三云：棲心維那對使宣讀，斥其文義踈繆者凡七處。

今按：乾道三年當日本二條天皇仁安二年。

唐辨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云云。本朝淳熙間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角東行道，中口浪々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背誦云云。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背誦般若，然不知回向淨土，其沒也生日本為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人說若此。

今按：宋沃承璋生日本為國主，虛誕也。晉書曰：日本國人自言，秦伯之後，佛祖統紀曰：日本人說若此，皆好事者言之也。

卷五十

清獻公法智大師行業記，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云云。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卷五十一

慈雲大師遵式南岳止觀後序，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頌冠首序，出奉錢奉音風，祿也，作俸音封，皆誤。模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回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今按：咸平三祀當日本一條天皇長保二年。

元史卷二百八

外夷傳卷九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 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校刊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為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貢，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

日本密通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尙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禎、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宋君楚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禎、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禎、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禎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旣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資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禎、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使風、半日

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嚮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禎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弼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尙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禎致書日本、五月又發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

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問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二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相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船、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尙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人竟不至、

今按、元世祖之至元一年、當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元年、四年六月云云、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證之我帝王編年集成云、文永五年二月七日、高麗牒狀至、常磐井大相國藤實氏進之于太上天皇、廿五日依蒙古事、立臨時二十二社奉幣使、以祈攘不祥、三月廿七日、有仗議、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事不詳、九月高麗王祖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良弼使日本、帝王編年集成曰、文永六年三月七日、自九國報六波羅曰、蒙古國使人二人、高麗使人四人、僱人七十餘人、至對馬、時陸奧守平時茂、式部大夫平時輔、居京六波羅北南、武斷關西事、日本始遣弼四郎、下文曰、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觀此則四郎同人也、弼彌二字不知何是、愚謂弼字爲是、太宰府官人有大弼少弼、弼四郎者弼官第四之子乎、此不可知也、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或三、申刻、蒙古賊船至于對馬淺茅浦、酉刻著國府地頭所、宗右馬允助國、率八十餘騎發向、翼日卯刻、差通事真繼男問之、放箭交鋒、蒙古軍千人、皆下與戰、騎馬者四人、宗馬次郎及彌次郎射殪之、助國亦戰死、馬次郎養子彌太郎同八郎刑部丞及僕三郎兵衛次郎庄太郎、流入肥後國江井藤三等十二人、各鬪死、蒙古放火淺茅浦、小太郎等馳報博多、太宰府告急于六波羅、時武藏守平時村、左近大夫將監平時國、居六波羅北南、十四日申刻、蒙古來于壹岐、四百人下舟、建赤幟、拜東、守護代平內左衛門尉經高、并御家人百餘騎射之、蒙古亦射如雨、守護代士卒多死、明日經高自殺、經高僕宗三郎馳報博多、壹岐對馬殘破甚、水陸諸路兵大至、少貳大友曰杵戶次松浦菊池原田小玉黨合十萬餘騎、以逐蒙古、十一月廿日、挑戰、山田次郎重基宅磨別當太郎

賴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蒙古軍大戰死之。松浦少貳原田敗績。少貳子三郎左衛門景資及平四郎斬蒙古渠魁。於是敵軍不整。景資等亦於志賀島得賊船二艘。而諸軍入城固守。廿一日蒙古乃退。會夜大風雨。蒙古高麗賊船觸巖崖多敗。神之所罰也。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編年集成曰。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鎮西遣關東。不入洛中。自山崎東經岡屋醍醐。七月廿一日。自鎮西亦送蒙古人于關東。路次依前。九月六日。以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執權相模守平時宗之命。於鎌倉龍口。斬蒙古使等九人。平戶島。在肥前國。官軍六月入海云云。平壺亦平戶也。戶壺音通。平戶此曰比羅度。三才圖會作飛蘭島。五龍山。鷹島也。在筑前國。託宣集曰。金海拾芥曰。見海即是。明太祖曰。元之艦艦漂於蛇海。亦指此地。謂蛇海者訛少。謂五龍山者大訛。蓋五龍山。龍山。鳥之誤也。八月一日。破舟云云。我舊記俱言閏七月朔日。八角島博多也。音相近。登壇必究。武備志作花旭塔。音訛。博多津亦在筑前國。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六月。高麗賊船五百艘。至壹岐對馬殺入。島民隱山。賊聞兒啼。探刺殺之。其惡無狀。然後高麗船寄宗像沖。蒙古賊船至壹岐。已而著宮崎前殘島志加島。東國通鑑曰。世界付大明浦。是也。世界與志加音近。高麗船。自宗像沖近蒙古船。島民告博多。時關東秋田城次郎等大軍。及九國二島兵。悉集于水城。昔天智天皇。於筑紫築大堤貯水。名曰水城。今及蒙古禍起。北條氏更脩水城。數十里間。以大石築之。高一丈餘。其上平坦。乘馬直下賊船。又多々良瀉擊亂。據億丈之城。置兵數十萬。以前上總介平實政為探題。時草野次郎密乘船二艘。向志賀島。斬賊二十一人。賊船舳艫千里。以鑣連之。日本人近。則發弩射

之。或曰放鳥銃。伊豫國住人。河野六郎通有。以帆檣為橋。入蒙古船。冒矢石。左肩被創。斬獲甚多。大友散位藏人。率三十餘騎。斬首若干。城次郎僕。新左近十郎。今井次郎。財部九郎。大戰死之。自六日至十三日。水戰不止。而賊不能上岸。據于鷹島。鷹島山記曰。山影浮于海。賊疑。危石在渡口。懼不能上岸。值斯危難。西國不輸糶。民有菜色。京鎌倉恟恟。二十日。天皇行幸神祇官。祈清胡塵。及詔諸社禱之。於是諸社甚多。靈應。豈非精誠能感通。聞見負伎神力。以誅賊。七月晦日。夜半西北風。閏七月朔日。大風震電。青龍出首。硫黃氣滿海。賊船三千五百艘。俄漂蕩。或破。或上磯。或流。士卒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或海中積尸。望之如島。敗卒在鷹島。修破船欲還。三郎左衛門尉景資。乘勞擊之。賊不知歸路。以相剪屠。或沒海。或降。而盡殺之。九日。九國驛馬告捷。自文永以來。鬼方犯邊十有餘年。於是一時蕩攘群兇。今津高麗寺鑿深坑。摩古高麗屍。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元成宗大德三年。當日本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釋一寧號。一山。初元國樓船偵我西鄙。神靈戮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我鄉浮屠。諭寧往使。寧逼不得已。駕舶著太宰府。副元帥北條貞時。激怒謫伊豆國。或稱寧道譽。貞時素重禪法。此冬延主巨福寺。天子亦敬之。終止于日本遷化。文保元年十月。勅特進前御史大夫源有房祭之。其文略曰。不留幻質。隕此偉人。若亡良弼。思慕罔罄。見林嘗閱。藤原經長記。曰。正安三年十二月十日。異國賊船來于薩摩國子數島者一艘。凡海上船可二百艘。此為寧一山。後事。而元史不見。蓋世祖困於我。二十三年罷征日本。遂死後止。成宗繼立。圖我使一山。而一山不歸。故浮巨艦候我動靜。我亦固守備。守藩籬。後二條天皇乾元二年。閏四月

十七日令鎮西人築博多前濱石垣及置兵船于瀕海要害之畔以備異賊

又卷六本紀第六世祖三
至元二年八月丁卯以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賜書曰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

云々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
四年六月乙酉黑的殷弘以高麗使者宋君斐金贊不能導達至日本來奏降詔責高麗王王

禎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為期
五年七月丙子高麗國王王禎遣其臣崔東秀來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脫朶兒往

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仍命耽羅別造船百艘以伺調用
九月己丑立河南屯田命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國遣人導

送期於必達毋致如前稽阻
又卷七本紀第七世祖四
七年二月丙申朔命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為秘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

八年二月庚寅朔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
今按元史日本傳曰九年二月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世祖本紀曰八年二月趙

良弼張鐸至京師自相矛盾據我藤原經長記八年說為是具于列傳今按
三月乙丑諭旨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童言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

臣等以為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為耽羅暫設爾等不

須疑畏也帝稱善

又卷第八世祖五

十年六月戊申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九月甲申襄陽生券軍至大都詔伯顏諭之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敕

樞密院具鎧仗人各賜鈔
十一年三月庚寅敕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

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
十二年二月庚戌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齎書使日本國○丙辰賞征東元帥府日

本戰功錦絹弓矢鞍勒
又卷第十世祖七

十五年十一月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六年二月甲申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六月壬午敕造戰船

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秋七月壬戌造征日本及

交趾戰船○八月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齎詔征諭其國
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閱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
又卷第十一世祖八
十七年二月己丑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

之。○六月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秋七月戊辰，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々等軍。○八月戊子，以前所括願從軍者爲軍，付茶忽領之征日本。○戊戌，高麗王王晴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冬十月甲戌，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二千征日本。○戊寅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十二月辛未，高麗國王王晴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以高麗中贊金方慶爲征日本都元帥，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爲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戶，並賜虎符。○癸酉，以高麗國王王晴爲中書右丞相。○甲戌，復授征日本軍官元佩虎符。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々砲，帝曰：戰艦安用此，皆不從。○壬子，高麗王王晴遣使言，日本犯其邊境，乞兵追之，詔以成金州隘口軍五百付之。○癸亥，賜征日本諸軍鈔。○二月戊辰，發侍衛軍四千，完正殿，賜征日本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軍鈔四千錠。○乙亥，詔諭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嚴軍律。○丙戌，征日本國軍啓行，給征日本軍衣甲弓矢。○夏四月戊子，賜征日本河西軍等鈔。○六月壬午，日本行省臣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成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廣寅以阿刺罕有疾，詔阿塔海統率軍馬征日本。○八月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金方慶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

至高麗境，十存一二。○冬十月壬寅，賜征日本將校衣裝幣帛靴帽等物，有差。○辛酉，給征日本回侍衛新附軍冬衣。○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丁丑，敕征日本回軍，後至者分戍沿海。○十二月己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又卷十二世祖九

十九年秋七月壬戌，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九月戊寅，給新附軍賈祐衣糧，祐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壻，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壓境，願先降附。

今按賈祐不詳何人，焦元帥亦亡是，其意蓋指北條，焦字似條字，時北條爲副元帥，僧斷江見元伐木造戰艦，嘆詩曰：萬木森森截盡時，青山無處不傷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箇長松啼子規，出貞和集，恐爲此時作。

十一月甲戌，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二十年春正月乙丑，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壬申，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二月甲寅，賜日本軍官八忽帶及軍士銀鈔，有差。○三月丁巳，罷女直造日本出征船。○己未，御史臺臣言：平瀨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萬人，乞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一事，其與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

漢軍千餘其新附軍令悉行○乙丑命兀奴忽魯帶往揚州錄囚遣江北重囚謫征日本○夏四月丙戌以待衛親軍二萬人助征日本○壬辰阿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乙巳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程鵬飛請明賞罰有功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改授從之○發大都所造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

今按回回砲列傳第九十二云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太平記曰元犯我其攻具有鉄炮即是

○辛亥以征日本給後衛軍衣甲及大名衛輝新附軍鈔○己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甲子徙揚州淘金夫赴益都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給高麗國征日本軍衣甲御史中丞崔彥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辨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未晚不從○甲戌發征日本重囚往占城緬國等處從征○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秋七月丙辰諭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八月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間民病之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寬民力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九月壬戌調黎兵同征日本○冬十月庚寅給征日本新附軍鈔二萬錠○十二月辛卯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

征日本

又卷第十三世祖十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遣王積翁資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二月辛巳罷高麗造征日本船○閏五月癸巳江南諸行省造征日本船隱弊詔按察司毋得沮撓○冬十月甲戌詔諭行中書省凡征日本船及長年篙手並官給鈔增價募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丙午以征日本船運糧江淮及教軍水戰○辛酉以耽羅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賜高麗○六月庚戌命女直水達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征日本○丁卯勅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高麗江南諸處所造船括備江淮民船備征日本仍勅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十一月戊寅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多造船○癸巳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諸軍期於明年二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十二月以占城遁還忽都虎劉九田二復舊職從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本戰士萬人回回砲手五十人○己亥從樞密院請嚴立軍籍條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勅樞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五衛軍還家治裝今悉選壯士以正月一日到京師江淮行省以戰船千艘習水戰江中

又卷第十四世祖十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願民船○九月壬辰高麗遣使獻日本俘○冬十月壬戌高麗遣使來獻日本俘十六人

又卷第十五世祖十二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遣參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使高麗督助征日本糧

卷第十七世祖十四

二十九年六月己巳日本來互市風壞三舟惟一舟達慶元路○冬十月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刺帶將之以防海道

又卷第二十成宗三

大德三年三月癸巳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五月庚子復征東行中書省

又卷第二十一成宗四

七年夏四月丙戌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冬十月戊戌命省臺院官鞠高麗國相吳祈及千戶石天輔等以祈離間王父子天輔謀歸日本皆笞之徙安西

十年夏四月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

又卷第三十泰定帝二

三年秋七月戊午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

又卷第三十九順帝二

至元二年二月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寶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又卷第四十二順帝五

至正十二年八月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海剽掠身稱島居民高麗國王伯顏帖木兒調兵勦捕之賜金繫腰一鈔二千錠

又卷第四十六順帝九

二十三年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遂安

又卷第九十二百官志七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國命高麗王置省典軍興之務師還而罷大德三年復立行省以中國之法治之既而王言其非便詔罷行省從其國俗至治元年復置以高麗王兼領丞相得自奏選屬官治瀋陽統有二府一司五道

又卷第九十九兵志二 鎮戍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江湖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萬戶府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蘄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漢軍移就沿海屯鎮。臣等議自世祖時，伯顏阿朮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前行省忙古剌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世祖有訓曰：忙古剌得非狂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補。今欲禦備姦宄，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軍三分取一，與陸路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綽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嘗言兩湖沿海瀕江隘口地接諸蕃，海寇出沒兼收，附江南之後，三十餘年承平日久，將驕卒惰，帥領不得其人，軍馬安置不當，乞斟酌衝要，去處遷調鎮戍。樞密院官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宜如所請，其餘遷調軍馬事關機務，別議行之。

又卷一百二十二列傳第九

虎都鐵本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卿。平章政事程鵬飛建議征日本，奏漢卿為征東省郎中，帝顧脫因納若曰：鵬飛，南士也，猶知其能，姑聽之。候還朕自錄，任征東省罷徵漢卿還，丞相阿里海牙以湖廣行省機密事重，舍漢卿無可用者，遣郎中岳洛也奴奏留從之。

又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

月里麻思傳：十八年以招討使將兵征日本，死於敵。

艾貌傳：招手號新軍二千五百餘人，陞宣武將軍總管，賜虎符，有旨征日本也。

又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十六

阿剌罕傳：十八年召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蒙古軍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中。

阿塔海傳：二十年遷征東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八。

又一百三十一列傳第十八

囊加歹傳：召為都元帥管領通事軍馬，東征日本，未至而還。忙兀台傳：初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搦史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大舉，又資阿塔海征日本，戰艦三千艘，福建省臣言：其有反側意，請除之。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忙兀台携義入朝，保其無事，且乞寵以官爵。丞相伯顏亦以為言，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從林雄等十人並上百戶。

又一百三十二列傳第十九

昂吉兒傳：時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給軍餉，帝從之。既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衆，今方有事日本，若復調發民兵，將不勝動搖矣。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楠復以為言，帝乃遣數千人，即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兒所言，乃以二萬兵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等領卒十萬征之。昂吉兒上疏，其略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劬，不一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

哈刺爾傳，至元十六年日本商船四艘，師二千餘人至慶元港口，哈刺爾謀知其無他，言于行省，與交易而遣之。十八年擢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從國兵征日本，值颶風舟回，明年二月，還成慶元。二十二年罷都元帥，改沿海上海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入朝，帝問日本事宜，哈刺爾應對甚悉，令還成海道，授浙東宣慰使，賜金織文段玉束帶鞍勒弓矢，有差。

又一百三十三列傳第二十

也速緡兒傳，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錄功，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而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戶，衣服弓矢鞍轡有加。

今按，也速緡兒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太平記所謂萬將軍者是耶，云蒙古軍破，遁還者其將萬將軍而已，殆近全軍而還之意，然太平記至雍發，事荒唐之言也。

又一百四十列傳第二十七

鐵木兒塔識傳，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沒入其人，以爲奴，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果有之，正可令觀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

今按，鐵木兒塔識，還日本風漂人，亦不禁刺探，於是可觀夷而資稟宏偉學術正大也。

又一百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二

月魯不花傳，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舡甚衆，乃挾同舟人，力

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擢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下家奴那海，刺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撫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諡忠肅。

又一百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一

俊奇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十七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十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瀨黑嶋兒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右丞。

今按，宜蠻，訛也，不知指何地，亦思宜與飛音通，蠻恐蠻之誤，宜飛歟，蠻島乃平戶之和訓。

又卷一百五十九列傳第四十六

趙良弼傳，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

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使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願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狼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使帝從之

今按金津島當作今津藤原經長記曰文永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蒙古船至今津在太宰府西可二里因此事東使入洛向西園寺大納言實兼亭實兼參太上天皇奏事即夜有議關白藤基忠花山院前右大臣通雅內大臣藤師繼權大納言公藤吉田中納言經俊帥中納言經任等參初蒙古使者曰入都當上國書不然則不可放下太宰少卿曰蒙古不可參帝闕惟欲見國書數為問答於是使者寫國書與之關東奏其書其書意以數雖通書而不報來十一月以為期猶無答書則發兵船於是衆議可報而終不報元史太宰府趙良弼往復事與此略同又正應六年七月八日宣命曰天皇我詔旨度掛畏岐伊勢乃度會乃五十鈴河上乃下郡石根爾

大宮柱廣敷立氏高天原爾千木高知氏稱辭定奉留天照坐須皇太神乃廣前爾恐美恐美毛申賜久者止申久朕忝毛苗胤乎稟氏謬氏神器乎守留爰去年乃冬比與利異國忽爾牒書乎送氏強和合乎求幸若逆命倍者可兵之由乎告久絳既爾文永與利起今爾及倍里云止毛我朝未容其言須誠爾安危乃問多難決久理亂乃本毛巨辨志邊將毛堅久防禦乎儲氏鎮爾警衛乎致勢波邦家能煩比無爾非須旁太衆庶之患倍有利是則朕加薄德乃令然云恰云是比一歎一愼卒帝從之非也據日本傳良弼還明年征日本又十八年征日本則不從良弼言也惜乎世祖之窮兵黷武為無益事矣

又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四十七

王磐傳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盤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又王盤傳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今按王磐之諫亦善蒙古非無人世祖以溫言與寶枕者姑息之愛也終不納其言土芥生靈不仁之甚也

又一百六十一列傳第四十九

李庭傳、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
又一百五十五列傳第五十二

張禧傳、十七年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七十疋、以濟其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

管如德傳、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一曰、立額簿、征、二曰、息兵、懷遠、三曰、立法用人、四曰、省役恤民、五曰、設官制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軍民之官、稟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

綦公直傳、九年為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戶、十年賜金符、命造征日本戰船于高麗、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

又一百五十六列傳第五十三

王綽、高麗王暉之猶子也、子阿剌帖木兒、襲職授虎符、總管高麗人戶、至元十一年進、昭勇大將軍、從都元帥忽都征日本國、預有戰功、五年加鎮國上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尋陞輔國

上將軍、東征左副都元帥、十八年復征日本、遇風濤、遂沒于軍、

楚鼎傳、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流來集、遂領之以歸、

又一百六十七列傳第五十四

王國昌傳、東夷皆內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帝因命國昌與經略使卯突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來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為援、

又一百六十八列傳第五十五

劉宣傳、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峻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壤、叢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峻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尙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又一百六十列傳第五十七

申屠致遠傳時寇盜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安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爲立制則銓衡平而吏弊革

又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七十一

王克敬傳除江浙行省左右同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ヲ覺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

又二百三列傳第九十

張康傳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

又二百八外夷傳第九十五

高麗

至元二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麗與日本鄰國可爲嚮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司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十二月禮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偕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正月

禮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禮飾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禮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禮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四月禮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徵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候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又勅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禮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閱軍造船也九月以禮表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禮遣重臣導送十二月禮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六年七月帝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禮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十一月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襲其國定爲郡縣七年十一月有詔諭禮以其陪臣元傳等妄奏頭董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

至今未有成效，且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禎曰：嚮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十二月詔諭禎，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府之亂，故不暇及。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賈之八年九月，禎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九年二月，禎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十一年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十五年一月，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慢愾恂婿趙下等陰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歲屯田之計。十八年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十九年正月，睹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

今按元世祖以疆胡種奮三世之餘烈，并吞中國，囊括四海，乘勢欲取我神國，然惟此一事，

終世不能徒非不能而已，沈溺十萬人，盜賊相繼而起，民不聊生，故終罷擊日本，於是天下後世知我朝天險神威不可犯，日本豈不盛哉。彼擊我國，取道高麗，戰艦三千艘，兵四十萬，米百萬石，高麗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餘碩，舉此大兵，行此大事，深謀遠慮，孰容其議而不能合，兵登岸，可憐神風一陣破滅矣。其行軍用兵之際，爲使不達者，黑的般弘等也，達者趙良弼也，見殺者杜世忠等也，未至而還者囊加歹也，請討我國者忻都洪茶丘也，諫止討者崔彧昂吉兒趙良弼劉宣張康也，戰死者月里麻思王綽也，生還者阿塔海哈刺解范文虎李庭楚鼎也，還受賞者速解兒也，棄馬七十疋，不棄四千兵者張禧也，惜身命棄十萬兵者范文虎也，後之中國人皆知元非各有議，明太祖皇帝曰：若以人事較之，元長於騎射，短於舟楫，況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而元好強尙兵，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沈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如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誠哉。

居家必用事類彙編卷之十 水晶

倭國者上品，信州者次之，須要潔淨伶俐不薄不厚，素者尤佳，碾花者多藏粉瑕，節病驚鑿者不堪，亦有烏水晶。

新芳薩天錫雜詩妙選彙全集

天滿宮

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雲吐月，觀音寺裡一聲鐘。

今按、天滿宮者右大臣菅原道真公之廟也、公嘗在宇多醍醐之朝、以賢哲輔君、因藤原時平之讒、左遷太宰權帥、其出京時、對所愛梅賦和歌曰、古知布加波爾保比於舉世與牟米乃波奈阿留辭那之登、波斐那和須禮楚、梅飛生于謫所庭、薨而為神、庶號天滿宮、天曆九年三月十一日、告人曰、我所往當生松千株、忽然一夜北野松生、故斯地亦祭之、都府樓、太宰府也、觀音寺、觀世音寺、在都府樓上、菅家後草、不出門詩曰、一從謫落就柴荆、萬死兢兢、踟躕情、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中懷好逐孤雲去、外物相逢滿月迎、此地雖身無檢繫、何為寸步出門行、神之德充、溢宇宙、故薩天錫知之、賦此詩、書史會要曰、大元、薩都刺字天錫回紇人、發進士第、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有詩名善楷書、

南村處士陶宗儀九成著

外域

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不通華言、善筆札、命以牘對、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中多習王右軍書、照頗得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審、皆二王之迹、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紙墨光精、左大臣乃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也、曩余與其國僧曰克全字大用者、偶避近于海陬、一禪刹中、頗習華言、云彼中自有國字、字母僅四十有七、能通議之、便可解其音義、因索寫一過就叩以理、其聯聯成字處、髣髴蒙古字法也、全及以彼中字體、寫中國詩文、雖不可讀、而筆勢縱橫、龍蛇飛動、儼有顛素之遺、則今以其字母、附於此云、

り	以又近	ろ	奴	ろ	法平聲	以	宣	人	別平聲	止	多又近	あ	啼又近
り	梨移	ろ	座平聲	ろ	虛	以	高	人	又近	止	多又近	あ	竹
り	伊	ろ	又近	ろ	土平聲	以	尼縮	人	阿賴	止	又近	あ	大平聲
り	輪	ろ	又近	ろ	又	以	舌呼	人	賴作平	止	又近	あ	鳥
り	皮又	ろ	又近	ろ	又	以	音呼	人	又近	止	又近	あ	女
り	近眉	ろ	又近	ろ	又	以	非	人	又近	止	又近	あ	又近
り	近	ろ	又近	ろ	又	以	又近	人	又近	止	又近	あ	又近

假如、曰、天、則云、ら、曰、地、則云、あ、曰、山、則云、ろ、曰、水、則云、を、曰、日、則云、ひ、曰、月、則云、つき、曰、筆、則云、ふで、曰、墨、則云、すみ、曰、紙、則云、かみ、曰、硯、則云、すずり、大意、不過、如此、

外域

釋、永仁字斗南、日本人、書宗、虞永興、釋、中異字權中、日本人、書宗、虞永興、今按、字母者空海之筆跡也、續日本後紀曰、海在於書法最得其妙、與張芝齊名、見稱草聖、國史說如此、乃書四十七字、便于國人不知一丁者、國語音響無遁於此數矣、字體海、草也、出雲國神門寺、有海真蹟字母云、余嘗見其臨寫、簾中抄曰、四十七字本歌詞也、護命空海作之、いろは、には、へ、ち、り、ぬ、る、を、護、命、作、之、わ、が、よ、た、れ、ぞ、つ、ね、な、ら、む、う、の、の、お、く、や、ま、

けふこえて、あさき、ゆめみじ、るひもせず、空海廣之。二僧同時人也、今書史會要及音韻字海所載以呂波字體、似是而非也。

圖繪寶鑑第五 外國

吳興 夏文彥士良 纂

日本國古倭奴國也、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設色甚重、多用金碧、然殊方異域、而能留意繪事、亦可尚也、至今倭僧多能作墨畫觀音佛像、

今按、本朝畫工之姓名、錄於青史者甚多、今不再贅、寬平有巨勢金剛、馳譽於古今、菅原道真公、寄詩乞畫圖、山水從來無擔去、願憑君得寫風流之句、可想像其工矣、大學寮先聖先師九哲像、金剛之所圖也、今也滅矣、小小畫圖今猶有之、及中世、鳥羽僧正覺猷筆參造化、稱近世無雙、見著聞集其後惠峰明兆、愛畫入骨隨、丹青得其妙、見性海羅漢供跋僧周文、曾吞王吳、眼睨韋郭、書中三昧手也、雪舟從之學畫、有寒冰青藍之作、挾藝遠往中華、天子觀其畫、為國奇寶、非有詔不得畫、遂命為天童名山第一座、以旌其藝焉、一朝來歸、聲價十倍、而曰大唐國裏無畫師、不道無畫、只是無師、蓋秦華衡恒之殊、是大唐國之有畫也、而其潑墨之法、運筆之術、得之心而應之手、在我不在人、是大唐國之無師也、雪舟於藝神品、實千載一人而已、見中陶真亦有世間不知妙筆、如住吉墨繪五大力菩薩、一見者爽目、應驅疫癘、相傳建久年中物也、若令夏文彥觀之、則亦可尚也、

瀛奎律髓卷之二十八

紫陽虛谷居士方回撰

送褚山人歸日東

賈浪仙

懸帆云去入杳冥間云云

日東病僧

項斯

雲水云已無鄉土信云云

曲盡外國僧老病之味

送人遊日本國

方玄英

蒼茫云卻難知云云別岸云云

第四句佳、然今自明州定海出昌國往往順風、六七日耳、歲惟有此一番風、往來必經年也、

送僧歸日本國

吳融

滄溟分故國、渺渺泛杯歸、天盡終期到、人生此別稀、無風亦駭浪、未午已斜暉、繫帛何須鴈、金

烏日々飛三四妙

劉夢得

贈日本僧智藏

浮杯萬里云云得寧馨三四道麗五、六有議論

今按、所載文苑英華、諸詩以云々略之、

韻府群玉卷之二

晚學 陰時夫 勁弦 編輯 新吳 陰中夫 復春 編註

手譚池 日本國有凝露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上有王棊子、不由制度、黑白分明、杜陽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二 伎藝部 建安祝穆和父 編集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二手、王

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冷暖玉棊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今按、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七、夷狄門引之云、出事文類聚、不知出杜陽編宣宗寶錄、見前、

異稱日本傳卷中一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粵濱逸史清瀾鈞叟臣 東莞陳建輯著

戊申洪武元年十一月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本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今按明洪武元年當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北朝後光嚴天皇應安元年

己酉洪武二年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剽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過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枝賞綺帛白金有差賊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奠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今按洪武二年當南朝正平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夫倭寇之起元至正十年當我觀應元年遁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乘亂不恐國禁往中華朝鮮沿海之地焚毀官廨劫掠貨財自此年

々漸猖獗至正二十二年當我貞治二年足利義隆時八月十三日順帝令朝鮮檄日本禁之足利不聽制

之事具太平記其後至明海賊尤熾數侵剽殺傷居民犯人婦女暴逆慘毒無不至矣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哉此言乎足利躡足行伍之間誅勦宗室姦驕爲篡逆士民效尤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足利之不欲豈至於此乎太祖著訓絕交世宗不遵祖訓與義滿修隣好爲製壽安鎮國之碑者何乎義滿亦變我前聖王之爲向外國稱臣受曆受印者何乎世宗義滿皆過矣一時雖獲渠魁終不能掃除凶逆剪滅鯨鯢二百餘年之間海氛不熄當參考下文諸書嘉靖四十三年海寇悉平明年足利亦失鹿其俱喪甚可怪也永祿八年五月足利義輝爲其臣三好氏見弑實嘉靖四十四年也

又卷之三

辛亥洪武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今按洪武四年當南朝建德二年北朝應安三年日本國王良懷南朝後村上天皇皇子太宰都督良懷親王也雖非日本一國主而日本開關以來君之子也菊池氏勤勞王室奉親王數舉義兵當斯時思臣義士在邊塞各欲奉皇太子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國如新田菊池北畠等是也可憾其終不振矣

乙丑洪武十八年四月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嘉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スレテ強テ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

今按、湯和神道碑、見獻徵錄第五、卿等老作、卿雖老、又卷之五、太宗文皇帝紀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入貢、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十年、此時相國寺中正藏主人明、相傳、中正尤善楷書、明人曰、書法第一、乃令書永樂通寶錢文、今所傳于天下、永樂通寶者、中正之筆也、中正亦名仲芳、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遣使齎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

今按、永樂四年、當日本應永十二年、源道義、足利義滿、應永二年六月出家、法名道義、岐臺當作壹岐、此時南朝微、道義并諸國、故明勅道義捕海寇、按大明一統志、明帝多為夷狄、封其國之山立碑、故為日本道義封山、以壽安鎮國之號立碑、又按中原康富記、曰、應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日本准三后道義書上、大明皇帝階下、日本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上邦道義幸乘國鈞、境內無虞、故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千疋、鎧一領、筒丸一領、劍十腰、刀一柄、扇百本、薄樣千帖、屏風三雙、硯宮文臺一箇、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臣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時明洪武三十四年也、明史書脫此事、

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多、

謹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將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則至近日、倭寇海賊遂縱橫于邊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蘇紹一帶之被其荼毒、至于燔城郭、劫倉庫、緣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擾、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愴愴欲復海運為之也、

庚子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云、時青備倭海上、

今按、永樂十八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七年、

又卷之八、憲宗純皇帝紀

己丑成化五年二月、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日本入貢、按南宮疏略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燬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邊海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可考于山東淮浙閩廣浩海去處、雙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致嘉靖二年倭夷宗設人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圍帥墜馬而走、匿民家、守臣避城而縱、賊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夷不過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千旬日之久、縱之、揚斬而去、畢竟無與為敵、尙

爲國有人乎、甚可慮也、楊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與之適、好斯言確矣、

今按、成化十三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九年、又卷之十一世宗肅皇帝

癸未嘉靖二年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爲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尙且敗事、況沿海備倭等衙門廢事可知、宜爲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今按嘉靖二年、當日本後柏原天皇大永三年、

乙酉嘉靖四年二月、日本宗設肆掠、後入海、無可踪跡、獨宋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主李懌奏致兵檄、所得仲林望古多羅三十三人、及華人被虜者八人獻闕下、命科道劉穆王道覆之、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斬、瑞佐釋還國、

今按、嘉靖四年、當日本大永四年、宋素卿始姓名朱縞、鄞人也、事詳見圖書編武備志、在下、翰林蒞蘆集云、大明朱素卿嘗附舶入我敵境、余聞之要覩其人、然而未果者有年于茲矣、聞自泉子攝于城州、遂徘徊於平安城、右京兆源公召見、衙門顧遇甚厚、因請朝欲令之以爲我國信使之通事、榮莫以若焉、一日叩宜竹之室而突入、余即出迎、袖出一小詩、係以小序、代謁見之刺也、披而覽之、詞翰清峻、自然不帶日東之氣習、可尙矣、蓋推獎之重、不敢當、欲默則不可、仍韻疊和七篇、且致規祝之意、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海寇犯寧波台州、上令嚴爲備、

今按、嘉靖二十六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六年、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浙福巡海都御史朱統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匿年利、因爲海道正與刑部覆、統何論未審、真僞宜俟、覈覆、臺臣因劾、統顯殺啓、蒙帝令、執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

今按、嘉靖二十八年、當天文十八年、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倭寇海上、王忬督兵攻于普陀山、捷聞、賜金帛、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二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二年、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却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尙文縣丞宗鰲戰死、撫操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操俱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倭寇分掠嘉湖、

今按、嘉靖三十三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三年、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禱海、兼探賊情、命趙文華往賜印、得密啓言事、

今按、嘉靖三十四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弘治元年、此年事明政統宗紀之詳矣、見下、凡皇明通紀、明政統宗、皇明實紀所記、有異同詳略、今日本傳引之、大抵同者惟引其一、異者詳者各別引之、

三月、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沙野、葦洪敗之、斬首百餘級、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五月、倭寇四千餘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蠡臣與賊遇于石塘江、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兵復擊其後、大潰、共擒斬一千八百有奇、餘奔歸柘林、○遣官校逮張經及參將湯克寬、械繫來京、以失機論死、文華劾其玩寇殃民也、經上疏自理、不報、

六月、常熟知縣王鈇、江陰縣知縣錢倬率士民禦倭死之、贈卹有加、

八月、蘇松巡撫曹邦輔檄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兵擊倭寇于澹墅關、殲之、賊自宜興奔蘇州、會柘林賊邦輔慮二賊相合為患、乃督兵備三崇古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競、乃召邦政及宇、以沙兵助、斬首十九級、賊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追至楊家橋、盡殲其衆、邦輔歸功邦政、奏聞、文華欲攘為己功、怒邦輔先為奏捷、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詔下政于總督逮問、

十一月、科臣張拭言、官兵會勦陶宅、倭寇屢敗、奏報不實、文華欺罔大負簡命、上令文華チカヒ矢心視師圖效、○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竭忠討覈、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至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導守、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温州、同知黃釧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

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二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袞世指揮僉事、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徐海事詳獻徵錄世法錄、

五月、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疋、下昇送海、而不及葉、葉疑有思志、遂拔砮歸、得不破、

今按、麻葉徐海者、當時倭寇賊首、濫惡逋逃者、海居松浦、詳見獻徵錄、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圍、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首、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

九月、胡宗憲以餌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讓其逕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

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今按、皇明實紀、一子下有錦衣千戶四字、海事詳獻徵錄、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擒斬萬人、餘賊盡滅、

今按、嘉靖三十七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據皇明實紀、阮鶚有罪、宜通考、已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詔安漳浦者尤夥、南幾廟灣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廕子、陞賞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八年、當日本永祿二年、

十一月、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輒奮臂賈勇、白晝橫行、十百成群、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軟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牆遁、乃縱火焚其廩、勅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關、入太湖、事聞、命大立剋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破、斬俘甚衆、尋擢參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魯請贈光祿卿、劫子千戶、有可建祠祀之、

今按、皇明實紀、尋擢參參字下有政字、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二月、舊例、南營軍月末、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噴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為哉、于是故為裁抑、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祲、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垣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部尚書張鰲、求賞、鰲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兵部尚書李遂煬言曰、黃侍郎自踰垣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乃議發賑、人一金始散、事聞、命擒為首者斬之、

今按、嘉靖三十九年、當日本永祿三年、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江、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今按、嘉靖四十二年、當日本永祿六年、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羅文龍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反、顯證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賞、令按臣盡數追役、餘遣配有差、

今按、嘉靖四十四年、當日本永祿八年、

九月、巡撫浙江劉幾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

穆宗莊皇帝

壬申隆慶六年三月、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恢復查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如卹錄、以為邊臣勸、從之、

今按、隆慶六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元龜三年、

明政統宗卷之二

明 豫章章莽臣 涂山 編輯

己酉洪武二年二月、遣使諭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今按、據皇明通紀、賜璽書、洪武元年事也、明政統宗為二年事、不知孰是、

四月倭寇南畿並海郡縣、指揮戴德捕之、倭寇出沒海島、倭掠崇明沿海諸處、德率兵出捕、獲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為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又卷之三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廖永忠請多造櫓船以捕倭、從之、時、東南倭夷竄伏、海軍備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故從之、

今按、洪武六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文中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應安六年、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命吳楨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京師。楨為靖海侯。

今按：洪武七年，當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壤，若邊防不謹，即入倭寇，待其既入而防之，則塞上之人受害，持命卿等帥衆以往，常存戒心，則不至有失矣。

今按：洪武九年，當南朝後龜山天皇天授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和二年。

又卷之四

辛酉洪武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卻其貢，乃命禮部以書責之，大畧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隣邦，縱民為盜，上帝將假手于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蠶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更曰日本，歷朝皆遣使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今按：洪武十四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弘和元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德元年，如瑤藏主事，及禮部書見御製文集，凡我與中華往來，隋唐以來有遣使送使，俱以官人，求法弘道僧亦絡繹，唐季使者絕矣，往往僧渡海潮，未有為世間見使者，元朝以一山為使，及明我以如瑤為使，蓋皆出于一時權道，爾來僧為使，因習成俗矣。

丁卯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本朝後龜山天皇元中四年，北朝後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又卷之六建文君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實建文三年九月，倭寇浙東。

今按：洪武三十四年，當日本應永八年。

又卷之七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國入貢。時貢使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議征稅，上以失國家大體不許。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應永十年。

甲申永樂二年二月，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今按：永樂二年，當日本應永十一年。

乙酉永樂三年四月，命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為國王。

今按：永樂三年，當日本應永十二年，其酋指足利義滿也。

丁亥永樂五年八月，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上曰：臣無外交，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卜籠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稱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于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耳目之官，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廉開防閑，不可縱弛。

今按：永樂五年，當日本應永十四年。

又卷之八

戊戌永樂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備倭，從之。江言：本島西北望海牆上，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為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烟墩瞭望。

今按：永樂十六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五年。

己亥永樂十七年五月，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塢，封江為廣寧伯。先是賜諡印，封其王為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鎮山給勅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皆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後時掠海上不止，久之江鎮遠東，請築金線島塢，置烽火瞭望，一日瞭香云，海東南島夜舉火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塢上，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俟旗舉砲鳴，即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船逼塢登岸，魚貫行，二會視停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擊食秣馬，不為動，而潛道壯士，間道往伺賊，賊舉登則盡焚其船，已而賊至塢，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砲，伏盡起夾擊，倭大亂，走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圍之，將校皆奮請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倭急走，張兩翼夾擊，俘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船則已盡焚，為焚舟卒所縛，無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曰：寇遠來逼塢，我以飽待饑，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來為蛇陣，我作真武狀，攝之亦恐士卒耳目而張其氣也，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急彼必致死，未必無傷，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願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進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窺海上者數十年。

今按：永樂十七年，當日本應永二十六年，又卷之十一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浙東。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蓋同備禦陳而入，官庾民慮焚殆盡，發屬家黨，得少壯人殺之，東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為孀，得孕婦付度男女，剖視中否為勝負，其橫設如此，民大創，下防倭之令而邊嚴。

今按：正統七年，當日本後花園天皇嘉吉二年，此時赤松弒其君足利義教，惡民出于外為暴，上下不治，甚可痛恨矣。

癸亥正統八年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今按：正統八年，當日本嘉吉三年。

己丑成化五年五月，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時千戶正澄言倭夷發謫，時掠海邊，見官軍巡捕乃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國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清啓凌轢，使臣殘殺市人，迹實實之，雖言誠當，故勅各官整軍伍，嚴斥候，以防其奸。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清啓未詳何人，又卷之二十五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倭寇浙東。以朱統為巡撫捕之。

今按：嘉靖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五年，又卷之二十六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太祖置市舶司于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易，有無詰海貨，改置于福建廣東，既而絕日本入貢，而三市舶之所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夏言謂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番貨至輒為奸商所籠，賒取轉鬻，動負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貨主賣官家，意以奪奸貨，而賣家取貨更多，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島，坐索其貨，不能得，遂出沒寇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為禦倭及官，為出師復沒其貨，番人憤怒日久，乃盤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點徒，及失職衣冠士，失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為之謀間鄉道，弱者計飽暖，強者奮臂欲世其隕，于是注五峯徐碧溪毛海峰等皆以華人據近島，襲王者衣冠，劫掠海濱諸郡邑，而浙東無寧歲矣，朱統明晰其情，特嚴海禁，鑄暴貴官家二三渠魁，于是諱者四起，竟陷執落職，御史董威乃希賣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集議，從之。

今按：嘉靖二十九年，當日本天文十九年，壬子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入寇，浙東大震。

今按：嘉靖三十一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一年，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倭寇掠蘇州。給事中王國禎上言，招降賊首汪直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郡人，以通番入國禎言，是令一憲，剿辦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八月，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兵因地形，今江南之變，千村萬落皆為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鄉兵嘗賊，宜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并為守郡。

縣以待觀，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謀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一人自爲戰守，昔皇祖嘗命湯和觀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軍需，言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啗而辨，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置之，而屬下已成胡越，何況百里之外，嗣後軍中之需，賞功之費，一會計所出，貯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備調兵，不知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爲亂，宜訓練士兵，若士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調發者，居之海場，給餉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是城壁之外，益以藩籬，計無便此者，四曰：收豪奸，言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誰爲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號集者又誰爲之，皆官民所醜也，誠使郡縣得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拊使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治亂之機也，疏入，詔所司議行。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二月，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督察海防。時高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督，意即令察視賊情，訪求區處長策，因薦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得以密啓言，文華本高私人，既奉命出，憑寵肆肆，所睡毗，卽立擢，仆有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江南爲之困弊，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須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爲高引用匪人之罪云。

秋七月，倭犯南京，先是高準逃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移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守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遣指揮朱襄等率勇士百人出，時賊已至板橋，襄等急緩不知，祖湯縱酒，一遇賊盡爲所殺，群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閉各門外，鄉落搶掠，時應天府推官羅節指揮徐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走，賊遂過關而去。

九月，浙江巡撫胡宗憲與直隸巡撫曹邦輔會兵給事中楊允繩疏條禦倭之策，言海寇爲患已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定期者，在將習不振，而弊源鳴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漢黃博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豈率爲兵，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咎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意不謂賊賊勢已罪愆，豈知難括天下之財，供江南之役，藉天下之民爲江南之兵，如以賊赴火，以雪實井，竟有可益臣愚以爲，在先擇將，而至于弊源，則又不專在在外，督撫路在京權要，官司又賂督撫，皆取具于兵，卽今于遣待盡之民，豈堪倍寇侵削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削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納之。

冬十月，論平倭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按支大論曰：高內結貴黨，外布黨與，既滅邦憲，復逆天不足，以泯義士之憤也。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

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而奔，將視部縣如傳舍，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不可統，二曰：馭兵之制未定，言諸軍自不聞軍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轉相劫掠，必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三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獾，得難之訓，必以諸邊節制之兵爲準，調到土狼之兵爲輔，則兵可調，四曰：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去不定，道路騷擾，必程其技力，藉其家室，守法者厚恤，犯法而逃者，擊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制未定，言始調客兵，不練鄉兵，既用鄉兵，又散鄉兵，及鄉兵離持，不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爲客兵所侮，必識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營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廛，遊里巷，遂令山東推銷變爲執袴，狼苗野成，歌舞必營居行列，早爲區處，則兵可屯，七曰：行兵之制未定，言南方皆沮洳之際，萑葦之場，動犯兵家所忌，必行有斥候，止有堅壁，又有戰地，有間諜，則可正可奇，可疑可伏，而兵可行，八曰：眷兵之制未定，言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襲，今或隨睡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其城中，必給軍有制，稿士有資，卑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生可死，而兵可食，又言倭賊遠來，多苦于饑，海濱積賊據而食，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坐困之道也，部覆疏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從之。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大徵夷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福南畿軍務，初倭織園巡撫阮鵬于郡城，巡按御史趙孔昭上言乞援，巡按御史邵惟忠亦上言，倭寇薄通州，故園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江諸郡，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客兵，嚴勅諸臣，協力共討，其亂，下兵部覆題倭自入犯以來，未有編浙之東西江之南北，如今日者，縱使地方多兵分設防禦，不無顧慮，此失彼之患，徵兵應援，寔不容已，日者楚孔昭乞援，已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承順夷兵，併山東河南廣東打羊胡盧等兵，共六技，俱赴浙直軍聽用，今再議選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沛募兵，勅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前兵，以爲犄角保障，留都上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

按吳瑞登曰：當時高父子以資賄多寡爲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浙之吏悉歛脂膏以填溪壑，當此此外寇方熾之時，而又有內寇險削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元繩之疏，更有關於社稷者不小也。

七月、倭犯薄海鹽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力戰死之、行健贈指揮、任一千百戶、祿存仁仍各恤錄有差、八月、以胡宗憲為兵部侍郎總督浙福直隸軍務、詔總督浙福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協力剿賊、初、文華赴浙沿河、徵檄河間山東兵四千人為前鋒、及抵鎮江兵車下、諸寇在常州桃河諸處者聞之皆解散、亡何復禦掠、倭忽莫測、胡宗獻議欲招輯之、阮鶚不可、文華等益恨之、巡按趙孔昭蘇州巡按周如斗是鶚議上言、寇未一挫、撫之徒滋、後思宜命文華等矢心計寇安民、勿輕信實謀、自貽修辱、上然之、諭文華等協謀剿寇、剋期蕩平、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初、海會桐鄉賊黨別陷仙居、巡撫阮鶚赴剿、諜報火城中、分遣入應三戰、賊皆敗、遂殲之言者皆戰獲之、黨陳東麻葉輩以次授首、海勢孤、乃退保沈庄、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進、鶚大怒曰、若輩乃不如海之攻、桐鄉耶、檄總兵俞大猷先驅觀重兵、由海鹽突環之、戰寅至酉、海賊賊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于觀海、又戰于海鹽等處、又戰于蔡其、至沈庄之戰、腹裡賊乃盡、是年六月也、至十一月、鶚與海道止詢、鄒司威繼光、攻舟山、且拔宗憲兵乃至、鶚堅主剿、冒險犯難、功又更言善後、郵死、鶚撤客兵、言撫者益甘心矣、文華兩上捷、盡歸為己功、上命械警首惡、至京正法、既而兵部尚書許論等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之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謀若啓而戰若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之、乞修祀、用答支取、文華等功次待覆實擢賞、上從之、降旨旌功、令促文華等還京、總督尚書趙文華至京、初、文華再督出兵、所至徵兵集餉、靡費不貲、于是編徭役、加徵稅租、截留漕粟、扑除京帑、兵、川湖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前、遣還不去、往往潛為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須有梁庄之捷、何足贖、至是回京、而吳越之間始若脫距、

十一月、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以平倭功也、各朝鮮俘遣使歸、倭也、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帥師攻舟山倭平之、初、自梁庄捷、後倭賊悉靖、推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憲方留防、春汛、隸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殺土官莫翁送、諸軍益怒、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薪草、以標糞樵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乃平之、十二月

附錄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建言、狼福二山乃倭寇出入之處、請募水兵萬人、沙艇三百艘、分發參將等官、操練部議、從之、

獻倭俘、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亦至、禮兵一部奏請獻倭俘、從之、群臣俱具服稱賀、仍舉謝支大典、

又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倭寇掠寧波府、初、梁莊之捷、徐海等敗死、其渠魁王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屢請出師、不聽、

今按、嘉靖三十六年、當日本弘治三年、

五月、倭寇犯泰州等處、時有倭舟七艘、自金沙登岸、復犯如臯、至泰州、轉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襲之、皆潰、遂由石梁、趨盱眙、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衆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掠而去、遂出淮安府、入安東、劫掠、

十二月、詔嚴捕妖人馬祖師、先是、有妖人馬祖師、流寓湖州之烏鎮、氏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物如蝶、入人家、變松蔣明等、更相誑誦、鼓煽、遠近愚民為所誘、甚衆、約以九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亟捕之、王奎等皆先被擒、至期、馬妖樹白膏二旗、放火縱掠、兵備參政劉憲急督兵擊之、賊潰走、南溥、官兵追擊及于雙林、盡殲其衆、獨馬祖師者逸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西浙倭患頻、仍民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變孽易生、故妖道一鼓、言、獨風嘯聚、今照黨難擒、元兇未獲、舟山遁逃、反側觀變、宜急救脇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詔可、今按、此言倭患頻、加之妖人出民心搖惑也、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掠臨海縣、時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二石鎮、總督胡宗憲驅走之、

五月、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死之、先是、倭于餘攻惠安城、率丁壯、築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沒數、而中、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等官、初、總督侍郎胡宗憲遺還毛海峯、誘降王直、及直至下、賊海峯遂絕、與倭目善妙等、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須臾有斬獲、而賊憑高死守、我兵莫利、先登多陷、而死、

沒者時新倭大至，上屢降敕旨，遣宗憲及時平賊，宗憲俱得罪，及上疏修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極言其欺誣，并劾失事諸臣，乃詔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等職，期一月，薄平。

十月，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時，今港倭寇巢柯梅，宗憲督兵討之，不能克，南京御史李瑚乃追劾，其老師縱寇，誦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上曰：卿計獲妖賊，人所共知，特以獻瑞，故人即引軍事，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因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與宗憲協謀剿賊。

今按：此年事比皇明通紀甚多。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廣東倭賊流劫福詔安，官兵禦之，賊引衆犯漳浦，○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訊治。先是倭流泊泉州海嶼，焚掠相拒者一年，後諸酋修業南嶼，建屋而居，閩中大謀謂：總督胡宗憲縱寇往，宗憲大猷訊治，乃上言：舟山餘孽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邀擊不力，縱之南奔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訊治，閩人復大噪，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漏言，遂委罪大猷以自掩飾。

今按：廣東倭賊事，詳皇明通紀。

夏四月，倭寇掠通州如阜松門等處，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入為南京兵部侍郎。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時倭犯福清晉江諸郡，焚掠慘甚，福建御史樊獻科劾部御史王恂參將黎鵬失律罪，詔奪祿，抵罪有差。

八月，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劉江北倭于劉家庄，敗走之。初，江北倭自邵家庄敗後，沿河覓舟，處賊勞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官兵四面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攘，噴噴有言，巡撫都御史李遂恐士卒不和，乃檄江北兵悉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則始破奔，走，追擊之，先後斬首四百餘級，賊衆悉殄。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以唐順之為僉都御史，巡撫徐揚。先是順之以右通政浙直視師，至是令巡撫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令蘇松兵備暫守崇明，寧紹兵備暫住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二日，固海岸，言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

為第二書，昔世坐地殘破者之罪，今宜併坐賊所從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使不能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三日，圖海外沿海通逃之徒，為賊嚮導者甚眾，宜多方招探，以消禍本，并開日本通貢之徒，若抄把如故，則命朝鮮琉球承制宣諭，四日，定軍制，言調募客坐，應稟餉，宜急練土著之兵，俟訓練成，悉調能募，五日，鼓舞軍氣，言士卒過海風，而頭目掉眩，聞朝聲，而耳聾心惕，何望掃清大憝，宜責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聞取潰，校逸卒二人，以變士卒耳目，六日，復舊制，言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出數萬，悉可墾植，七省原設三市，船司收權于上，今數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七日，別人才，言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鏗等可舉，而台州知府黃大節，副總兵曹克新等宜罷，八日，定廟謨，言外患未息，內變恐作，近者吳松定海水卒以呼，根之故，縛官規獄，漸不可長，宜預議招懷之策，疏入，下所司議從之。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初，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詳覆，舉宗憲赴閩應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舉宗憲督師剿寇，以弭海患，宗憲聞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統統如三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掖門通調，庭拜下風矣。

又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二月，福建倭寇犯懷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檄兵剿之。時坐營指揮王壽帥三衛鄉兵，先嘗賊失利，歸罪于毫，震得執署管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閱操教場，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惠城南久之乃去。

今按：嘉靖四十一年，當日本永祿五年，此年婦女與倭難者四十三人，詳見閩書，在下文。

六月，廣東賊張璉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江西諸路不逞，奸民所以蜂起，而廣東為尤甚，渠魁張璉林朝曦黃啓騰等，自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其托疾避罪，置不問，宗憲遷延待命，先奏以三月十有六日進兵剿賊，既而易為四月十有八日，凡徵集狼兵十餘萬人，久聚待哺，上頓疑之，手諭元輔階曰：東南寇氣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氣可慮，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書博何不運謀滅之，階以語博，博等令部督劉顯參將俞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徵發水順土兵，以為先聲，以寒逆寇之胆，上香從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張璉，餘黨解散，其林賊黃啓騰逸去，遁于海島，不復敢出，捷聞，百官表賀，顯等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盜數月俱平。

十一月，倭寇攻興化府陷之。初至，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倪猷，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浙江參將戚繼光引兵還，遇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

磨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衆始攻興化城不克乃會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守城卒營罷賊乘其怠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百姓恒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悉縱城皆遁同知吳世亮爲賊所殺賊遂入據府總兵劉顯時在會城聞變來援至則城已陷顯大兵留江西剿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罷于慶戰倭勢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遁城爲營以伺賊隙顯有威名轉化人初聞顯至以爲旦夕破賊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懷以爲恨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狀聞部覆言賊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師府而下職守謂何顯事急之際姑令戴罪立功請調新募義烏兵一枝以威繼光統之仍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効上從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夏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是役也斬首二千三百餘級火焚雙

男女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蘇州以南寇悉平

今按與皇明通紀同而加詳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二月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殘倭大破之時舊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

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固安繼光率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衆奔漳浦之紫丕嶺繼光督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閩寇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魚舟入海

今按嘉靖四十二年當日本永祿七年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卷之三 粵濱臣 東莞陳建纂輯 瓊山丘濬鑒定

太祖高皇帝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今按與明政統宗大同

又卷之九

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戶所殺掠居民潮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今按與明政統宗小同大異

又卷之十七

溫陵 臣 陳龍可 彙輯 瓊山 臣 丘濬 鑒定

世宗肅皇帝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倭寇浙東自罷方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爲盜貴家家欲其亟去輒以詭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委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滿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貧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黥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副使林喬都司虜鐘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譁詆認惑亂視聽遂改統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即訊甘心煨煉統憤悶卒喬達皆論死

獄自是羣盜益無忌憚矣。

今按與明政統宗比之甚詳，嗚呼斯時，明之官邪政亂，故不能柔遠人，於是行旅窮濫矣，惡人因爲黨，而擇將捕獲之，終又害將，明之邪亂如此，何以令四方觀中國光乎。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今按皇明通紀等書無此事。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季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楊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今按倭陷嘉善，皇明通紀作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苳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鏜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冀掩爲功，經謂宜得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因強，經不聽，文華遂銜經。

今按宜參考明政統宗。

五月，倭寇四千餘云，賊奔歸柘林。

謹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究哉。

今按見皇明通紀故略此。

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諭死，經上疏自辨，不報。○倭寇當熱，知縣三鉄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鉄太僕少卿，泮光祿

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立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鏞及民兵死于賊事，賜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七月，倭突入歙縣，流劫磧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潞暨關，賊殊死格鬪，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啣甚，已而欲倖剪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寇入蘇松，參將戚繼光率兵捕之，又遣把總方以中破賊巢營，焚燬無餘，賊酋汪直無依，又勾引倭寇福建，侵掠以償所失。

三月，賊酋汪直寇福建，都御史阮鶚從謀士林念謀，謬用漢五弭之術，以金花買陣，賊酋密與鶚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去，使得成功，由是冒殺商賈漁樵之民，共二百五十餘級，稱功論賞，百姓若不能當，科臣劉祐劾阮鶚十大罪，一曰，買和倭賊，云九日，倭寇作亂不報，云奏上，擬斬市，鶚密遣林念資金賂嵩乞命，嵩納之，鶚將斬，乃乘間言於上，遂削鶚籍，四月，漳倭大至。

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成，已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振，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楊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八，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今按，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所無，故載之。

又卷之二十

神宗皇帝

壬辰萬曆二十年四月，日本會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而西夏方用兵，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壤接壤，脩貢謹興，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昭涵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聞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尙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至，倉卒棄望京，令次子瑋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顏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且暮渡鴨綠，則螿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入薛濤，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環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筭，以徧師訪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二千餘，渡鴨綠援之。

今按，萬曆二十年，當日本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平秀吉，豐臣秀吉也，秀吉數改姓，始稱平，中稱藤原，終稱豐臣，破朝鮮，評見圖書編，今按，釜山在慶尙道，東萊南二十一里，行長小西攝津守，清正加藤主計頭，義智宗對馬守，開城豐德俱在京畿道，平壤義州俱在平安道，王子就俘，僧清韓撰，清正挽詞云，王子兄弟，長曰臨海，次曰順和，走出會寧，因茲清正追到永安，圍會寧城，會寧城中數萬兵，甲擁衛王子，堅守城壘，矢石交下，火箭屢飛，清正胸中何為芥蒂，城中一人單刀直入，生捉王子，王子伏首服，成就擒，城中兵甲狗奔鼠竄，已為烏有，護軍節度后妃媵妾，共生擒之，護送京城，後出釜山，燕丹在秦，宋徽在金，寔可想見，終軍長纓以羈越王，致之闕下，亦何異之，會寧在朝鮮咸鏡道，或曰，清正囚二王子于兀良哈，者非也，兀良哈女真之地，挽詞以，清正生捉王子而後及七日，程直入女真，拔城振威，明年清正依秀吉命放還二王子于京，王子等與清正盟書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官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七月廿四日被擄，日本大將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還許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真箇日本中好人也，况素聞關白殿下雄桀無比，四鄰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宦，稍存舊意，愍其渡海，使復于京，其恩厚與北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發難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脩好之日，通書寄情事，萬曆廿一年六月初六日，臨海君，順和君，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鴨綠事，見續文章，正宗今按，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殲，史儒死。

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請上登萊天津旅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奔倭營刺情形歸報星大惑之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今按行長督二萬兵固守平壤史儒算祖承訓攻平壤行長夜遣步卒惱之明兵騷亂行長悅曰明兵不足畏也翼日行長進擊之甲冑馬具旌旗皆鮮麗明馬大驚奔史儒等命軍士下馬相戰泥土沒腰不能進步行長大勝之史儒等死祖承訓遁於是大明震動宋應昌等抵山海關袁黃字了凡撰綱鑑時為贊畫來于朝鮮日本人到于今語黃事

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亦未至因謬借惟敬糜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逮揚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勸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旨戒以貪功妄殺

今按宋應昌欲與日本決戰執沈惟敬石星欲和議謬借沈惟敬詳見獻徵錄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會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

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票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祥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郤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墜鼻端出火壓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買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筭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得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會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竝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尙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死護刃數倭竟中鈎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遮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斫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馳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

駐開城、

今按萬曆二十一年、當日本文祿二年、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毛利家記等書曰、小早川隆景屯開城、初牡丹峰之敗、諸將入王京、諸將亦勸隆景入王京、隆景不可、於是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及立花宗茂、久留目秀包等從之、隆景乃分所率兵爲三列、一列者粟屋四郎兵衛、其兵三千、二列者井上五郎兵衛、其兵三千、三列者隆景、其兵一萬、次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久留米秀包、毛利大藏少輔元康、其兵六千、在隆景陣旁、既而隆景以粟屋井上兵爲一列、從立花宗茂後、李如松先陣與宗茂郎等十時傳右衛門交鋒、傳右衛門死之、明人亦多死、李如松督將士殊死戰、隆景指揮其兵、雷奔電激、縱橫衝戰、諸軍大挑戰、此地至王京、吉川、黑田、大谷、增田、石田戮力在焉、次宇喜田等凡八萬餘圍李如松、明兵大破、如松落馬、井上五郎兵衛見之、知其爲大將、驅馬前搏之急、賴李有昇護扶、如松乘之於他馬、而逃去、井上不

得遂其志、切齒悔怒、一金甲乃井上也、諸將欲追如松、隆景制之、即歸王京、二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問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把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行、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盡、衆生惡瘡、聞我

師發虛躡等砲、及戰車引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尙四萬餘包、芻豢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情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公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尙州烏嶺、烏嶺廣亘七千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尙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緣一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謀、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教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擊兩都授之、存亡與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自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鄰鬪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並無慮、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威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阮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縱移陝州、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祥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剿遼鎮、都御史趙耀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羈、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尙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疑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五月、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款、云々一備倭處曰、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議日本封貢、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即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明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費、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初朝鮮疏請許貢保國、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議、要以三事、一勸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上復諭于左闕詳定、語加周複、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上乃定

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

今按、萬曆二十二年、當日本文祿三年、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永諡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文可疑、王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成矣、

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此言能中、日本開關以來君之子、世爲天皇、自桓武天皇都山城、當時後陽成天皇在位、年號曰文祿、有曆博士、作曆施行于天下、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尤其是飛州語詳平攘錄、在後、飛州所稱詐也、初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爲陪臣三好長慶所弑、時織田信長立義晴弟義昭爲征夷大將軍、以報兄讐、其後義昭忘恩欲亡信長、信長放義昭于槇島、飛州影略此義、詐稱國王爲信長所弑、武備志曰、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此亦本于飛州詐、訛傳爲殺其主、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此語亦好、當時不知文字者比比皆是、故行長以封王二字爲封秀吉于大明皇帝之義、勸秀吉旋師、如三奉行皆以爲是、實沈惟敬飛州等知其不學而

相欺也、清正素有「大志、將一舉攻戰、以行長主和卑之、意甚不平、故曰「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

七月廿四日、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翠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統袴子、誅親從、言倭匪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勅、遁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街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今按、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又卷之二十一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版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尙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時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用警備、

謹按、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國而堅于持議、遂覺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兵、欲倚小人成、功、雖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節、詢迷復自甘欺罔、至欲媚上、以珍珠驚執防、

東廠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遼督撫言、聽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成不、悉撤、亦何至、譁張漢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慮、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繼倭海上、

今按、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大版當作大坂、于大坂受封非也、于伏見見楊方亨、沈惟敬也、回和泉州、此時唐船來于和泉界、故去時亦回于此也、秀吉以楊方亨等所資來、明帝璽書、令禪僧知漢字者讀之、聞以秀吉封日本國王事、大怒曰、我元自主日本、何假明王書乎、乃擲璽書于地、再發兵征朝鮮、沈惟敬恐得罪于明、僞撰秀吉謝表、楊方亨直吐顛末也、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密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收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

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窟、於九如、兩、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一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揆、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認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會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道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閑山、今按、平調信、柳川豐前守、

七月十五夜襲比叅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倭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至州，無斗糧，及勘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豈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也，南原告急，愚衷懼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貫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首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踰竹嶺奔慶尙，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察爲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略尙方劍，重事

權經略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山，專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宣城，東援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鳥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秦，其陸路間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鳥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鳥山師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用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倭至嚙紙充饑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疊雙，礮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即倉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散，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閑住，以位密搗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債事故也。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今按萬曆二十六年當日本慶長三年，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

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戰守經略然其謀分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特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師以董一元代

今按石曼子島津和訓志摩圖也音近此役島津義弘及子忠恒屯於泗川南浦文集曰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來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偽攻我泗川我不得已纔以一萬餘兵相戰當其兵刃既接也大明兵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斬獲甚多大明參謀大夫龍涯乞降於我義弘父子謀曰武豈可久顯乎竟應參謀之求執其將茅國科為質載之全師歸于日本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糧稻然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屢戰下之游擊盧得攻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邦榮步兵游擊芳威攻東北水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槓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齊至壕砍獲城柵湧入忽營中槓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晉州經略查參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狗彭信古等充為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洎撤兵大學志趙志皋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會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今按秀吉八月十八日薨謂七月九日死者非也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尙數百艘氛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并然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

謹按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騰舟敢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玩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人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為一從死子倭載尸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為首酷肖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扁將屢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沈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哉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論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潰東西始結局云捷聞上發問金十萬兩犒賞丁德泰再疏賂倭賣國上

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勸、東征勦功、改給事中楊應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

今按、錦山在全羅道、時島津在泗川、郭國安在望津、國安私約史世用、俟明兵將渡、焚倭營屯糧處、為內應、倭衆退守泗川寨、事見平壤錄、又島津撤泗川事在前、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今按、萬曆二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四年、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七月上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賜金麟、萬世德陞左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蔭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麟、蔭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稷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殞命絕域、蔭一子錦衣、而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謹按、外史氏曰、今稱倭強大與、慶敵、然後以海為穴、乘隙爭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蠶食、往嚙朝鮮、中朝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翼以弄臣行長、擊是款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為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只不越海、生心封畧、惟旁島素艷、我子女玉帛、而奸氓又潛為勾引、縱而走險、慶方大耳、海禁不可弛、人亦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急操縱、消費未形、在當事者、自為謀之早矣、

今按、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清正記云、小西石田刎頸之交也、二人同心、讒

清正、秀吉大怒、將賜清正死、清正召在伏見、會慶長元年七月十二日夜、大地震、清正率二百人步卒護伏見城、自明無罪、秀吉遂免其罪、令清正歸其采邑肥後國熊本、而後清正渡三韓、聚竹島殘兵、拔梁山城、又與毛利參議秀元黑田甲斐守長政、淺野左京大夫幸長等相議、攻南原城、陳愚衷降、梁山在慶尙道、南原在全羅道、正謂此與、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二千、止認本邑口糧、至是歲、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博探、一練兵、麗人驚悍耐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左右鳥竹三嶺、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壤西北鴨浪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皆受攻、一造器械、倭戰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准福號造千百艘、為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錚錚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修內治、此八事誠善後之策也、

今按、萬曆二十八年、當日本慶長五年、

又卷之二十二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

今按、萬曆三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十四年、琉球事詳見世法錄、今按、壬子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越亡命郭安國等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願明旨、以憑發遣、時琉球已爲倭奴所并、其貢物俱是真倭寔爲窺伺、心甚叵測、

今按、營曆四十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代請互市、琉球國王尙寧上書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齋夫、緩其貢期、是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小邦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爲其俘囚在薩摩州者三年矣、州君島津家久外好武勇、內懷慈憫、待我以待貴客之禮、禮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并於野者、玆非幸歟、州君寄言於我、其言曰、夫邦國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腐、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年通其貨之有無者、匪翅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爲倭寇嚴備兵衛矣、二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大明數十州之鄰於日本者必有近憂矣、是皆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伏冀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

我小邦大沐大明之德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則永守藩職、無生貳心、遐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楮伸鄙忱、仰祈尊照、不宣、見南浦文集、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東瀛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瀛、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見、遂上東瀛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蓬檣俱卸、但掠定海白榜船藏南礁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硃票藏山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礁船張帆來、衆欲走、李進曰、勿走、走則銳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檢問何船、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曰、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絲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鷄籠、風旣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罪、決不殺你、即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躍過曰、我今據命報國矣、即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遮與倭、首軍倍伯起食飯、遂帶所掠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去看說、汝罔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